



文壇月刊（新九期）目錄（卅五年十月一日出版）

文 散	選 詩	說 小
文化的再生，再生的文化		祝秀俠（三二三）
雙燕築（長篇連載）		魯深（三六四）
凡心		施英（三三五）
方小姐的故事（中篇・下）		李若川（三二五）
心波曲		梁紹良（三三八）
窒息的靈魂（中篇・上）		綠野（三四七）
抗戰與文藝		黃學勤（三三二）
青春的悲歌		歌力（三四三）
給綠衣人		葉如光（三四五）
孩子的聲音（詩集）		向曙（三五七）
病葉・躺着蝶蛉的屍骸		洛陽（三四六）
槍聲		君（三四六）
春天的夢及其他		梁恆心（三五三）
樂音與文學		陳容子（三五八）
秋情曲		楊青（三五八）
顧影		長弓（三六〇）
改造性的懲罰		黃學勤（三六一）
落葉驚秋話文壇		盧森（三二四）

備註	後正文前	封面裡	封面底	位置 佔面	全面		印制者：正大印務	總經售：廣東文化事業公司	發行所：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廣東分會	主編人：張希哲
					半面	四分之一				
一、廣告先惠後登如需複版面議 二、三月以上者八折連刊兩期者九折	六萬元	七 套色八 萬元	八 套色十 萬元	售價：本期另售國幣七百元	廣州漢民北路七十五號三樓社	編輯委員：胡冰	李若川	趙如琳	廣州漢民北路七十五號三樓社	主編人：張希哲
	三萬元	四 萬元	五 萬元	本刊已站公開，歡迎投稿。一經刊載，即	廣州惠愛中路二十五號	陳子殷	朱渺渺	陳子殷	廣州惠愛中路二十五號	編輯委員：胡冰
	二萬五千元	二 萬五 千元	三 萬元	致酬金：下期起文字每千國幣二千元至四	一千元，詩每行四十元至五十元。	仇章	仇章	仇章	一千元，詩每行四十元至五十元。	總經售：廣東文化事業公司
	百元	二 千五		內政部登記證號字第八一〇四號	一千號	李勳文	李勳文	李勳文	一千號	編輯委員：胡冰

• 品用房文售經・書事刷印切一營專 • 局務印大正 •

# 文化的再生·再生的文化

祝秀俠

時間在進行，人類在進行，中國的文化在走向真理的世紀。

橫逆在世紀前的巨流，洶湧的浪濤覆沒了人民的心聲，人民窒息於真理的邊沿，吸不到和平的空氣。

作爲人民的先驅——文化者羣，已深深地感受低壓氣的威脅；噪咷的叫罵，紛雜的色索，擦亂了視聽，更迷惑了人心。我是文化圈中的一員，我爲人民呼號：文化需要再生，人民需要文化，飢渴地需要真實的文化。因爲我是生長於人民之中。

文化的力量正待我們發掘與運用，其自身亦須邁步的前進，殷切地企望我們芟除荒蕪，掃滅毒液，經過一次或多次的澄清；爲的是殘酷的戰爭會冀圖將人類的文化拖向坟墓，遺留下來的渣滓，却到處發酵，到處飛揚。

苦難的中國人民挨過了二次的大劫運，完全認識了戰爭猙獰的面孔，體味到人羣互存的真諦；同時自信地具有力量遏止戰爭餘毒的泛濫，理解地拒絕了破壞統一，僞裝和平的宣傳，而且給予文化一種新的評價。

誠然，戰爭帶走了人民的幸福，但也啓迪中國人民的智慧，從思維邏輯上，生活技術上，理念企求上足以證明人民的進步；尤其是在體認文化，觀察現實的這一廣博的範圍內，確已儲備了明是非，辨曲直的經驗；賜着客觀的眼睛，窺測出那個是站在人民的行列里，那個是站在人民說着虛偽的語言；那個是祈求和平，爭取進步的英雄，那個是玩弄火把，擾亂寧靜的罪人。

我爲中國文化的前途而呼號，更爲中國人民的精神活動而控告，必須澈底的改造，改造戰後中國的文化，必須澈底的澄清，澄清當前的文化毒汁。無論以文化部門的（科學，宗教，文學，教育……）藝術領域的（戲劇，音樂，美術，電影……）底內容與體制，戰後特無甚革新的跡象，反而由倫陷期間延續下來的却是缺乏活力的僵硬，和毒菌四溢的死塊殼；比方歌唱的，表演的，吟誦的，報導的於素質上，手法上，取材上與戰前或淪陷期間的在勝利週年的現在，看不出有甚麼了不起的發展，戰前的陳貨固然吃香於今天，淪陷期中的落水伶人及荒謬小稽的舊劇唱本亦同樣地賣座，荒謬絕倫的神怪小說較前也並不遜色，曾爲敵僞歌舞昇平的唱詞歌本一樣地藥藥於耳，再如禮拜六派蝴蝶派低級趣味的東西又在重新拾頭，尤斥於街間的連環圖畫也照舊的流行，造謠惑衆的書報讀物還在日漸復活……這些足以危害人民思想生活，阻礙中國新文化的誕生的惡劣現象，作爲文化人的朋友豈放置不聞，孰視無睹呢？因此，我們實有必要堅決地爲中國文化的再生而戰爭。

我們戰鬥的方向，應以改進人民生活爲依歸。人民的聲音正是中國再生的文化的內容，中國文化發展的準繩則爲人民的眼睛。在這裏，我謹提供兩點意見。

第一，承受寶貴遺產，改良舊制作風。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文化，幾千年代的傳統，正是形成中國文化渾厚廣博，古賢先哲的遺訓立言，既輝煌如昔，尤燦爛於未來。現今無疑的需要我們這一輩子承繼列祖列宗遺留下來珍貴的財富，加以取捨，加以潤飾。舊體制，舊作風，實應運用揚棄的手法，逐步改良，逐步昇化，利用舊形式由抗戰至勝利，由勝利以至今日乃可發展中國文化途程中的重要課題。民間藝術永遠屬於人民喜愛的文化，這顯然是人民生產勞動的聲音，外形固乃原始而陳腐，表現尤其是古代的生活，然而，它對人民影響至大，印象至深，在此我們必須做一番整理修補的工夫，自各種角度（教育，輿論……）予以針砭，予以獎掖；使之變化，使之變質。

第二，學習進步科學，創造新型藝術——中國固有文化誠屬淵博，然而，學習進步科學，吸收歐美文化恰爲推進中國文化的助力之一可以相互觀摩，可以增厚友誼，我們不能固步自封；我們不能再抱缺株守，古董誠然雅玩可觀，實用則不及西洋科學，建國事業行將開始，才須仰賴資

隨科學一同為自身努力創造新型藝術亦為迫不容緩的工作，在中國人民熱烈參加抗戰驅中，也會奠定了新藝術的基礎！且獲致廣泛的效果，單以文學作品來說，委實反映了時代一面，出現了不少瑰麗的創著及優秀的作家；間或也犯着一種通病，大多陷于質素的貧乏，技巧的生硬。由於一般文學工作者苦於為抗戰偉業而奔馳於榆林驛雨之中，或者側身戰鬥的鐵橋，無暇考究作品內容的開拓，技巧的琢磨，因而招致人們的非議，指斥為抗戰八股，批評為差不多，這也是毋庸置辯的事實。今天，抗戰勝利了，一般作家們又負着行囊走向四方，迎接未來的成果，或許舊作推翻，否則重新創造。建國事業是一條遙長的道路，艱苦的重負，創作題材無疑是富有建設性，多面性，革命性，而且豐滿的，完整的，深邃的，一種新型的時代藝術，一種現實的偉大文學。

其他的部門，也應該依據建國的需要，人民的熱望，闡揚中國的文化，創造新型體制，以求民主憲政的早日完成，人民生活的積極改進。這是中國文化再生的途景，我們戰鬥的方向。

九月廿四日

## 葉落驚秋話文壇

由於本身沒有印刷所，過去本刊付印的原因，一是尋求價廉物美，二是顧乎朋情，三是能定期交貨；上一期也就是在這個原則下，很早就交稿付梓。交到教育路一家招牌命得堂哉皇也的印刷所以後，料不到那老板是「牛皮寫鎖領耙」不消說是「大工夫」，所以結果延期一週的日子，浪費了編者幾及半月的時光，和幾場無可抑止而暴發的忿怒。

最近爲了印工要求資方加薪得到勝利，復因外灘高報的刺激，紙價飛升，因此，加到本期頭上來的印費已逾一倍。過去，每期加價，編者都不想嘆叨，因爲讀者們和我呼吸在同一時間同一的空間，用不到嗚嗚呼哀哀痛痛地訴述命運的不幸，祈求施捨些無補於事的同情，所以，淚向心流，喋口不提，讓不深明我們艱苦支持的人以爲能按期出版總有辦法。(津

貼、藏許之類)，讓那些以爲每期提高定價，利潤必豐的人去眼紅，去懷疑，去交頭接耳，去批評盧森包辦，要不得，豈有此理！

編者聽了這些閒言是非，心裏好生快慰，

自認爲低能的。

因爲我來自農村，常常聽見勤勞刻苦的窮者這樣呼籲：「荒田浪人耕，耕了有人爭」的。在村中不少土豪劣紳，在都布上當然更多官僚政客；而在文壇上，亦必然有不少儘可終年不寫

一簣藝文的作家，不論一本文藝作品的編者，

甚至斥爲小說爲風流野史，叫「詩人」譖爲「屍人」的文藝工程師，指揮官，他們高踞於文壇之上，躉躇踰踰於文林。這塊文藝的醜地，

今天得到他們的賞眼，自然是光榮的事；他們觀觀，自然是在他們的心目中認爲是膏腴之田了，既然有人認爲是膏腴之田，雖然在在編者境，不可捉摸的人心，即使本刊編者如老鼠跳落油缸裏，一一重歡喜一重愁喲！

這一期支出幾及百萬，正擔憂將絶死物價，高擡之際，忽就有人效楚子而問鼎，現在編者可以代答：楚子先生，文壇並不是寶鼎，輕重主觀上認爲還是荒地，而在客觀上是多可快慰的「被認爲」啊！

這一期支出幾及百萬，正擔憂將絶死物價，自由定戶，或多多介紹親友訂閱！因爲本刊的土壤和肥料不是官僚政客而是許多作者；本刊的早與讀者見面；更望載歌載舞的讀者加入，暗礁四佈，必鑿開一道而邁往，只望相識未識的作者繼續惠稿，當選取內容有血肉又有靈魂的早與讀者見面；更望載歌載舞的讀者加入，暗礁四佈，必鑿開一道而邁往，只望相識未識的作者繼續惠稿，當選取內容有血肉又有靈

盧森 九月二十五夜

# 創作篇 方小姐的故事

卷之三

也許現在你就有這種感覺。

一也。讀現在的就有這種感覺。

「也許現在你就有這種感覺。」  
「我還個人很孤僻，不善應酬，不會交際，我知道我將來一定很窮，甚至一輩子都不會發財！」

可以幫忙他料理，同時我們是有能力出來社會做事。」「你既然不會後悔，好哩！我們現在對榆園的人應該怎樣表白？」  
「你跟傻！我們將來再一步的演進下去，不是我們最好的表白麼？」

「你跟像！」我們將來半步的沒進去，不是我們尊貴的旁白嗎？

他到了一塊農作物的枝葉藤蔓最濃密的地方，她站住了，低下頭來，用指尖輕輕地撓着那莢莢的幼苗。他把他的身子更靠緊一點，伸出右手去擁抱着她的腰圍，嘴將要依偎到她的額邊，才輕聲地說：

來，給我一個。

死後編集

「會不會成爲事實，問題就在你的身上。」方小姐說完，帶着詫異的眼光向他望了一眼。

三

黃晉——是一個星期六的黃晉。

西天笑暮山譁的夕照收斂了最後的一縷餘光，暮靄就好像浪濤似的從無垠的空間洶湧過來：看着曲江城被它淹沒了，帽子峯被它淹沒了，東灞橋盡被它淹沒了……

到了暮靄漸漸濃密，愈能看出那早已懸掛在中天的上弦月的清臺的銀光。它平勻地傾瀉在田野裏，裝飾得一個完全透明的夜。幾隻倦遊的歸鳥從遠方飛來，大概還留連於這幽美的夜色，在暮靄中兜了幾個圈子，又拍着翅膀飛去了。大地給它們振落了一個倉皇落寞的影子。

——陣涼風吹拂過來，給靜寂的田野掠起一陣蕭瑟的音響。

一  
和老朱嘵嘵

卷之三

「你們所有的男性都是這樣，我估你不是老早就存着這點心麼？」  
「你太小氣，而且沒有理由，我不怕你爭論了，一也當然轉變了。」

靜生依舊兀自站在臺板上，但態度陡然變得很莊嚴，說完緊着頭對

的問題上去了！

「你又太敏感咯！」你怎樣把我這一點兒當作開玩笑的動作都達到你

「你早知道，你看，你看！」蘇生依然還沒有放開他的手，「喫，原來你拿我當把戲來玩，好喫！好喫！」他一邊從椅上站起來，一邊盡力推開她的手掌。

經被他的手掌蒙住了眼睛，她要掙扎也不成了！因為他知道當然是壽生說的，所以就半喜半嗔的帶着責備的口吻說：

惟曉宇晚是特別勤奮的。曉五和朱曉宇找他的同事，葉小姐又和曉宇一樣，找她的女朋友，他們就就出外去了。祇要十分小銀一個人在看守，曉宇的時間好像使她的情意無法安排，她搬出一張竹椅子在走廊裏坐下，她這樣斜欹地坐着；兩腿伸得挺直，垂了欄杆的下半截，放下來；頭部呢，有點彎，全個身體彷彿一個魚鉤的形態。她又用手拖住她的頭髮，有時好久不動一下，祇讓吹來的涼風掀弄她的頭髮。等到她的手托倦了，才又懶洋洋地仰起頭來，眺望一下那明麗的月亮。看她的神思，好像有所期待的樣子。

13

「就就外去了！」

「他們確實有事要出外，還是特別讓給我這個機會，待我來演奏今天最後的『一步』晚曲呢？」

「誰曉得他們是不是有事哩，他們一吃過晚飯就溜出了。」他們的臉上泛起了淡淡的笑容，「一下子好像摸着話題似的雜着笑聲說下去：「連你自己都說是來演奏晚曲，倘若他們聽見了，又要製造許多笑話來哩！」

「我不怕他們笑，假如是屬於善意的笑！」

「怎樣才是善意的笑？」她這句問話簡直從笑聲裏逆發出來，接着他還恠泥地朗朗的笑着。

「聽呀，這是可愛的人兒的笑！還有，」他稍微仰起頭來，「在如此良夜，月兒在笑，還有，」他的頭恢復了原來的姿勢，「涼風在空中笑，花兒在田野裡笑，這些笑，一切都是善意的，而且快感的！」

「詩人眼裏所有的意象都是美的。詩人喲，你也應該笑了！」

「我當然要笑，笑得比你更響亮，而且比你更深遠！不過這是無言的笑，你能够理解嗎？」

「那末，你很喜愛今晚這個良夜，和這個幽靜的環境麼？」

她看見靜生坐落她先前坐過的那張椅子上，她率性走到廳裏搬出一

張來，挨到跟他身邊很近的距離坐下，

「當然，如此良夜，最難得還是我們小姐要來一番最忠誠和最動聽的話——算是我們今晚相會的插曲呢！」

「什麼話呀？」

「你先說了，我再說吧！」

「那末你也要說。」

「一陣透心的涼風飄過來，她深深地呼吸了一下；隨着她的情懷也彷彿被盪漾起來了！她把自己的椅子輕輕地移動一下，這可使她和他的身體更貼近了一點。這樣大家沉默了片刻，還是她抬起頭來凝視那漸漸爬高了的月光，跟着又輕微地呼吸了一聲；這一呼吸好像提起她的精神，她用着特有的柔媚的態度，和表情而調協的語調，幽幽地彈奏着她的過去的戀曲。

方小姐第一個愛人就是她的表哥。她在香港一邊讀書，一邊便和表哥發生戀愛！後來經過相當時間的累積，彼此已體驗到認為適合自己的理想的對像的當兒，便私自訂下了婚約。那時抗戰發生不久，她的表哥是一個愛國青年，他目睹祖國空軍人材的缺乏，便立志要回到祖國內地去投考空軍。由於得不到父母的許可，他便潛逃回內地去投考了中央空軍學校第X分校。在這裡，方小姐更費了一番唇舌，來描述她這位愛人怎樣的勇敢，剛毅，怎樣的英俊，有為等……他在學期間，他和她的音書往還，都保持了非常的密庫；他時常不怕功課的繁忙，和時間的緊迫，把所看見和想到的許多事情，都寫在那各色各樣的牋紙上，一張一張地寄來告訴給她。好容易捲到畢業了。他第一次練習飛行的成功，也來信對她說出他的興趣，觀感，和希望的種種問題。當然的，蘊藏在她那顆久待的心裡的希望，也跟着這位飛將軍的地位昇高了！他幻想着將來婚後生活的美滿，為國家服務的光榮；隨後他還經過第二第三次的飛行，他也把每次不同的經驗和觀感告訴了她。他的意思以為再服務一個期間，便好請假回來結婚。不料就在第五次的飛行，奉命去參加皖北某一次戰役，臨陣助戰不久，他的飛機被敵人擊落，這樣她的表哥和未婚夫便壯烈地殉國了！當時她自然是無限的憂傷和難過啊！

方小姐感受了這些刺激之後，有一段時間拒絕和男性交遊。久些由於朋友的介紹，她也逐漸認識了許多個。那些她不歡喜的——她認為不是自己理想的對象的，早已運用着她的應付男性的手腕擗棄了！如今祇牋下僅有的兩個：一個是在重慶，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這時在政府的實業機關受職，每月的入息還很好，對方很喜歡她，每星期總要由航空寄來兩封追求的信；但她不大高興他，因為嫌他年紀太大——比她長了十年以上，她心目中一交上了差不多年紀的人，總會喪失朝氣，老是暮氣沉沉！她還年青，和這些人是合不來的。所以儘管對方怎樣專意求她，總是挑不起她的心事。其次的一個是在連江口，雜牌軍校出身，如今充當了連長。這位軍官虧過許多錢，而且手頭很潤滑。舉止也跟溫文，如果他卸除下軍服，任何人也看不出他是軍人出身。他也專門求愛，她對他也有表示。方小姐說到這裏，再在措辭上渲染一番這位連長的好處；怎樣肯用精神與物質兼備來維繫她，對她的生活，對她的求學或

做事，怎樣的體貼和關懷；對她所用的金鎖和物品，怎樣時常慷慨地送給她。不過她最後說：他送過許多次錢給她，她幾乎沒有一次肯接納的。但有一回她拿錢的時候，她看見裏面還有銀來，便既然送來了，不得不收下。她還說她覺得到了人家的錢，心裏挺不好意思，尤其是某一種的要。她等著買主對方提出條件時，又不能不接納的。小姐的臉頰紅得像火，她一放下來，就更能清晰地傾聽枕底下的那潺湲的海水聲。它好像緩和着她的驚嚇的餘音，還繼續在她僵的耳畠邊盪盪着。

「你難道還是痛快嗎？」她再把氣力全用在這裏，說道：「當然痛快！而且欽佩你的坦白。」

「我喺，你已經喺，我日就做一個男性，在追求我，嘅，連江日一個士紳無有子細的，有手一齊，做他的彌項。」他立刻讓她的兩腿斜橫着架在自己的腿上，他的左手搭住她的肩膀，他倆忽然成下一個半擁抱的姿態，「看你們兩個的手，真够高興。照理呢，佢真有比遠方那兩個俊傑越的，你近水樓臺先得月，」

「我把你打倒了，你還想活嗎？」

「輪到你咯，報告你過去的戀愛史。」  
「感情時間不短，不過我不太會說。」  
「你聽我說，你真笨。」她依然伏在他的懷中，像一個嬌媚潤氣的女  
兒。

田成甲這回還真是一時難堪的步子。

是呀，是呀！

她慌忙地從他的懷裏掉出來，又把椅子擰開和他一個距離。她對於方小姐和靜生的關係，愈發司空的人們的心眼都越來越清楚。

在她的表示方面，正和她的音容無常的脾氣一樣：有時真謙虛，有時

又否認着。然而無論她承認或否認，怡園的人們都已把他如此的看待；但在她的實質上，究竟隱藏了愛人寄託情意的成份很少，而是愛我陶醉裏的怨感的成份還多！由於她的粗野的個性却沒有改變，跟着是怡園所住的時間增長，她和同住的人們種下深沉的怨感！最近她還來一整編本加屬的作風：干涉別人的行動，檢舉別人的談話；這無疑是想培植怡園所有的人，和控制他們的言論。她許多時還這樣大聲不懷地宣佈着：假如我是男子，我一定要做一個軍人，一個將領，威風凜凜，要殺就殺，要打就打！爲了這，怡園的人們替她起了一個綽號：司令官。

「哈哈！」青舍官！「話舍官！」她也得意忘形地承認着，而且尖酸的笑起來。這一來，又不曉得從她身體上那一處尋覓女性的風度了。

「步」曲，是爲她演奏的愛人，可是他們又這麼不和睦！每夜必定爲幾件小問題，堵嘴，或爲一兩件大事情爭執，在此種情況底下，譚生當然說話，簡直是屬於十分難堪的地位。然而他不能不說話，當一個問題爭執到極端而無法解決時，不是這方面拉他來作證，便是那方扯他來調停。他無論如何要說說，總之，要說——說些不會對不住老朋友；又不能開罪自己的愛人的話，直到他們的吵鬧變成了笑聲爲止。

這回她像他們有意找她挑戰的：他們的一個從城裏買來了一頭五香腐乳，和一小包粗鹽白糖。方小姐是喜歡吃津味的，他們却喜歡有些又鹹又酸的滋味，因此他提議預先擇選幾塊，但被方小姐笑着叫個大

阿科把那包口煙完全撒了下去。於是他又發脾氣了，當然這是故意的，調停。大概他說了幾句稍為偏袒於左小姐方面的話，這自然可使那顆完整的友情的心裂破了幾道裂痕。一直到她和他們重新和好起來時，客廳裏面房間那位姓溫的所養的四頭豬忽然染上了瘧疾，有一隻已經死去了。他說

那邊沒有斷氣的，三五零丁來燒烤，準備請幾個知心朋友大喝一頓，也準備請醫生，但恐怕他不來，因此特地要求方小姐娶他，請他起居不勞累。

，後來經過多方面的慫恿，她果然答應了。

「老爺請你坐坐，你坐着！」她氣呼呼地衝進靜生那個機關的職

員宿舍，依然說不掉那樸實的作風對他說。

「老爺，我來請你吃燒鴨，要你來請誰？」他帶了責備的口吻反問着。

「老爺請，我很不想來，不過他假裝要我來。」她侃侃地解釋着。

「靜生，我去上課你的外交成功了。」靜生綁好了鞋帶，霍的從牀上

跳起來說。

因為是突然現象，他在途上的話題牽涉到廣東中區一帶的人娶新娘

，新娘是否貞操，全視乎有沒有燒豬喫的事情來。方小姐譙議了這是封

壞時代的遺風之後，接着就報告不久以前她看過這樣的一幕悲劇：

「這有一位女朋友，不知因什麼緣故已失了貞操。但她要和一個男子

結婚，在她們的戀愛期間，她沒有預先向那男子剖白，臨到結婚的前夜

子說：當時女子沒有絲毫的表示。等到第二天舉行結婚禮時，人客來齊

了，那女子當眾宣佈解除婚約，說那女子已失去貞操，並屬她做淫婦，

她將貨！然後還作惡起來，把宴席上那些盤盤碟碟之類指碎得精光！這時

她那位女朋友又譙文羞於當堂與不成聲的趕了出來……

「但那位女朋友爲什麼不預先對那男子說個明白呢？」他感覺這話

有點侮辱女性，忽然變更了語調：「但那男子也太殘忍，不給人留點情

面！」

「中國人都這樣！」所謂時代青年，所謂前進份子，也還在倡導處

女至上論，是失去真據的女人都總是要不得的！」她感喟地申辯着。

「這是中國社會的一般道德觀念。」

「唉，我問一下你！」她想將要說的話吞了下來，但又覺得非常鄭重似的，不得不提起勇氣再把它吐出來：「假如，——我這個假如，自然是一種奢望，你別以爲真的！假如你將來娶一個太太，結婚那晚才發現她已不是處女，那你將怎樣？」

「我原諒她，她之所以失去貞操，自然有某種苦衷的原因；同時她過去還不會屬於我。結婚以後她對於這種行為絕對的忠實。否則我就不能原諒！」

「她的？是呀，這才是新時代的戀愛觀呀！」

這一刻，他的心都有一種過然不同的感覺：她的彷彿被入扒開二眼刺心的鋼針，男的彷彿被人搜來一隻鐵捲的魔手！

方小姐的身材近來有點異樣了！從後面看，臃腫的腰圍被包在太窄的衫子裏，活像一條快要爆裂的裹蒸棕，臀部又有充分的發育，所以走起路來顛簸得更厲害，從前面看，那兩個乳房達到高處的脣脰，逼得乳頭好像黑臺似的袒露出來，尤其惹人注目的還是那個橢圓形的肚子，任她怎樣用褲帶結子來收縮，可是它挺凸的原形依然露在她的前面！

她這種生理變態的顯現，招來了偷窺同住們的許多談話資糧，由談話變爲奇蹟的發現似的討論着：

「她胖了呢！」

「胖？人命呀！」

「太歲不會吧！」

「不會，兩個月以後你看看！我敢打賭！」

這些話冷箭似的錯落地投射到方小姐的身邊來，向來自矜風雲深

而又所謂指揮莫敵的司令官，忽然被這些話所攻倒了！她病了！

她整天躺在那張竹製的牀上呻吟着。她頭暈，全身發燒，手腳酸痛，

，胸部作痛，肚子也發痛……這時節，她的妹妹做了她的護士，看護她，她鎮日裡不想進食，也不想多說話。

靜生來到她的房間探病時，看見她沒有說話，也默默地端着一張椅子

子來靠着她的牀前坐下。

一會兒，她有氣無力地嘔着頭暈，當靜生的手在她的額角輕撓過之後，她又嘔着手腳酸痛，她依然嚥着去撓摸過一遍。她曉得這不是嘔，等於某種權威的號令，很可能使對方發生一種有効的動作。因此她又嘔着第十二次，當他的手觸及她的肚皮時，他的心怔住了！他依然撓摸到

了奇蹟的證據：她那凸出來的肚子不是一些軟撓摸的肚臍，而是在那裏

，他的手在她的肚子面停留了特別久的時間。

靜生走了之後，小方小姐趕進房間裡來。她就帶着沈聲的譁譁哈哈

，過去還不會屬於我。結婚以後她對於這種行為絕對的忠實。否則我就不能原諒！」

「什麼？你還好，酸東西？」

「阿妹，你去，你去買點酸東西回來給我吃，差也好，盡頭也好！」



。當時當她第一次聽得鉗鎖的聲音，大約還是局落她那個日常洗臉的盆裏。第二天早上她把那些尿水倒進了盆，也讓尿水洗過了小寶盆，不知洗過沒有，她就來洗臉。她這樣的一個外人說完了，又特別對着靜生：「這樣你敢殺來殺去，你敢殺來殺去！」

接着玲小姐也不回一個報答，她說她在三個月以前，已曉得方小姐懷了孕，她還問大爺她覺得身體上有什麼變化，她就探些老人開經懷孕的特徵，她一個月怎樣，第二個月怎樣，等等時機來請求她解答，她就明白自己不適應她時不時張揚，以為是新所經手的！

當時玲小姐吃了幾口，覺得身體不是已經太白嗎？」靜生也毫無所謂地辯證着。

「這不是我的事，如今事情不是已經太白嗎？」靜生也毫不謂地辯證着。

「你會不會吃飯？請坐給方小姐來一個肯定性的評價？自私小氣，那樣她就是一個難堪時代的女性，他還得聲明：在某一觀點或範圍裏看來，她果然是一个難堪時代的女性。」

「你會不會回來？」玲小姐又提出來問。

「到那裡去呢？一定會回來！」又是靜生回答着。

「對的，我也信他一定会回来！」靜生非常肯定的說了，跟着又重複一句：

「你會不會回來？」

一天中午，季候雖然到了深秋，但太陽的威力還是那麼炙熱刺人的。靜生一落了辦公，就來偷閒準備和朋友們聊天；然而他們統統進城去了。他在客廳裏坐了一會，覺得沒趣，便想回到自己的寓所去。在他剛落完了臺階，就遇見一個穿黑膠綢衣服的，四十多歲商人模樣的來客。他看見來客也在臺階附近站住了，於是就飛快向他走來。

「五學校課！」

「我也是他的學生，最近由香港來的。」來客好

像一連串地說着。

「請進來坐吧！」靜生領着客人再回到客廳坐下。

「大方不是住在這裏嗎？請客人掏出一包由香港帶來的算作名貴的洋烟，遞了一枝給靜生。

「是的大爺近遠境子家！」遞給客人，接着火柴盒。

「誰說也不知清楚！」他從容地，漫談出真實的煙火，一邊答着。

「真說不全了，又不曉得一個地址。」他看出客人有點質疑的樣子，但客人突然又變換了話題：「先生和我這位侄女相識了很久，應該也是住在這裏吧？」

「我不是住在這裏，不過這裏的人們都是我的朋友！」是李太太寫信回家說，她最近要結婚。我此次由香港來，是奉她的命來主持她的婚事的。」

「唉，結婚？」他的心怔住了。

「呵！那男子你先生認識得嗎？」好像叫靜生的，他也住香港，嘴裏說着，這時小方小姐打枝火柴，濃密的田壠裡慢慢走來，他祇看見她的頭部和頸項，就忙擋着不認音呼喊着。

「她好像是小凌子，沒有什麼差別。」

這時小方小姐打枝火柴，濃密的田壠裡慢慢走來，他祇看見她的頭部和頸項，就忙擋着不認音呼喊着。

等到他把客人交給了小方小姐，他的心才寬鬆了一下！彷彿卸除了一个便推掉来的，而又難於應負的責任。跟着他逃也似的溜走了。初冬的寒風在田野裏呼嘯着，它吹黃了堤壠裡的一切農作物，又吹得榆樹禪的茅草七零八落。在這時節，方小姐不出同住們的所料，回來了，尤其輸不了人們的特點，果然帶着更大的肚子回來了。

她回來，沒有報告誰，後面的去向，她沒有對那一個同住們詢問起來的生活。同時也不發脾氣——或者她如今曉得脾氣沒有資格發出來的，又不很說話，純然變成了一個沉默的敗北者！但她的態度依然那麼閒適，高興時在房裏坐着，不高興時又出來田間散步。不過她的一出一進，在那閒適的態度中帶着羞慚，看她不斷地把空在身上的那件單毛綿襪，



# 抗建文體（錄記）

新詩研究

「他」是自然的一員，在瓦礫堆中所油質的聲息，

令我喜歡他的聲音，隨處可以聽見他的聲音。」

他的風采，黑暗也好，光明也好，

不外時間與空間，你也可以感覺到，認識到。

他把自己擴張到無極無力所能擴張，所能發揚，

無極無力，無形無體的存在，勝于萬物。故而此

他以赤裸無形的形狀給世界統治。

由上面給他照耀，由下面給他支持，推崇。

「他」向黑暗來給人地添色，增強光輝，

如今他是這光輝的一部分了。

如今他融合于大地的精神，

推動着她的創造神力，加深

向清這個未銷的，滅木的世界

橫掃過去，強迫進來。

那木不復現出牠們所應有的樣相，形態，

把那木固還在阻撓着她的高飛的翅膀，

後應着她自己的翅膀。」

搖曳着來。

搖曳出了牠們的新世紀。

由花不，點燃人類而爆炸出天國的曙光來了。」

以上這首詩篇是引自雪萊的諺歌亞杜尼士(Adonis)。這首諺歌是雪萊拿來追憶他的同時詩人者叫濟慈的。他說濟慈已是大自然的一員：由雷的低吼，以至夜幕的沉暗，誰都可以聽見他的聲音，他的風采，他的人格，他的變化，無論在光明或在黑暗的光庭，你也可以感覺到而辨認出來，像像大自然的神力一般，無論那一個角落，那一條經緯，儘給牠滲透了，給牠浸潤過了，他融合于大自然，推動着她的進行，把她的創造神力向這個世界中，此木的世界，橫掃過去，把母子之土壤，把這一最類周易的，拼命在阻撓着她的威力的底層，都扭結出各色各樣的形態來，這樣，她，濟慈，猶如她眷的氣息似的，向人地撒播播送，而莊木，萬物，和人世間馬上煥然一新，遍通竟現出力量，韶秀，和天國的曙光來了。

雪萊在他的詩篇裡頗重視這個意念，發揮得尤其清晰，尤其透澈，但這回他不是專論濟慈，而是廣泛地檢討一般的詩歌，連整個文藝也包括在內。

He's a portion of the Divinity —— 這是神的一份  
With which he made me lovable. —— 他能愛我。  
His past, while the one Spirit's Despite —— 他的  
Spreads through the dull dense world, compelling there  
All new perceptions of the form that wears her, —— 而最顯然  
Furturing the unwilling trees that check her flight  
To let her express, as facets in my heart,  
And make her beauty and his might  
Purer, true, and deeper, and nearer things. —— the Heaven's  
Grace.

，在這兒他說詩歌或者文學對於社會的文化，風俗，習慣所能產生的影響，所能攏起的作用，概括地來說，可歸納于三個範疇裏邊。第一，如果一個詩人的，或者一個文藝作家的想像力是直勁的，大矯的，而且健全的活潑潑地泛溢着朝氣，雄偉，警諭，尖利，奇幻；而且富有同情，親愛，赤熱，望愛，和精細觀察與豐富經驗來扶助他，來加強牠的活動，他的作品能够昇張到那樣偉大的，高聳的水準，能够把人生的各面那樣雄奇地，悲壯地，激烈地，衝擊到天地，並用那樣壯麗多姿的畫像深厚地表露出來，正如這裏所說，在凡百天籟中，由雷的低呻以至夜鶯的清唱，隨處可以聽見她的諸種人光明的所生也好，陰暗的所生也好，他對於上帝的取悅也罷，他對於人生美滿的取悅也罷，他的舞姿是舞遍全世界的無孔不入動，藝術能起無窮力量於這生的 A B C D 這舞姿的對象對於貫通以群衆之萬物萬事，至聖至經解，使社會禮貌的舞一枝生根，才舞足舞滿世界，也舞而刺穿更舞起來，舞集起來乎在這樣的新社會上稱呼高興學位，這三個都是這詩三種神權，文學藝術，宗教企業，都帶着產生痛苦，活躍，興奮，緊張，進步精神，迅雷驟雨的連連雨向著最亮的水準和最輝煌的舞姿邁進。第二，這舞姿是跨進才舞生的更精緻的才舞架空沉的，那確有完全顛倒的感覺，耽溺的文學，迷醉的文學，淹吟的文學，未免說些馴酒作樂，眠香訪翠的勾當。第三，至於完全僵化，已整個崩潰了的社會則沒有文學，人們箇口結舌，一聲也不響，這裏新理學事業，把全幅精神機關塞進了殺酒放淫，聲歌歌舞，遊戲，舞姿，下如閨門的搖曳頹在爛泥中與塗炭堆上而打滾吧了。

想像成極至世間他們有著無盡藏的智慧和超凡入聖的神秘氣氛，表面看來，他們似乎是荒唐，怪謬，和誇大，但你如果深入一些去探討，你會發現那神秘氣氛裏，蘊藏着極深的歷史背景和深刻的哲學意義，而且教給我們一個極深的道德訓條。

荷馬是如此偉大，他在看破所得的稱呼就是詩人（The Poet），但凡希臘人稱說詩人，你就領會到他是在討論荷馬了，伊利阿特是古代雅典孩童們的聖經，每個小孩子都能從頭至尾一字不漏地把牠背誦出來，如同在科舉時代中國的孩子們背誦四書一樣，這叫做「人生聖經」，就拿來成說，他在這裏倒顯得是適合于大自然，推動着她們進行，把她的創造神力向這個果實的、麻木不仁的世界橫掃過去，使社會裡頭的統一，一片空虛，第一塊墮處也這樣地甦醒起來，振奮起來，他們對於那一大串的祿職英雄，阿格米塔斯（Agamemnon），阿基利士（Achilles），特利西斯（Tlytis），阿爾克（Alcibiades）等等是五體投地，跪在腳跟上，並讚美，拍鬚揚鬚，他們時時在現身說法，時時把他們的英雄事業有聲有色地說，說得越老重演，又重演。結果，他們是武藝粗獷，外露裸體，一付好勇手來。這就播下了日後他們的國際氣氛的種子，日後幾百年舉行祭典的奧林匹亞人競技會（Olympic Games）就是發源于此。

荷馬的種族和民族的感召力，雖然如此溫和之有過之，極其不相處。當地的文化氣氛自然濃郁，自然勝有初載，接着，文學的魔力之所經，總為詩歌時代開出一連串的偉大的詩人來，如荷馬、赫西俄德、泰勒斯、阿那克里翁、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誠然說這已經是今據為有史以來我們所能知道的最偉大的文諦人了，不過這是在無形中養育着人比賽着精英的文藝成果。希臘後來各地文人公卿輩起時起來，智力

起來，一卷戲文裏的收穫也遠非日光所能比擬。我從前手头內，因為在書攤上挑來挑去，各集書會，既然挑到一本，就一定在旁邊坐著，直到天黑，才肯回家。到了戲劇公開比賽，這佳妙的好機會，恰好輪到我過了。每一個個子是各選來的，（選任隨意），被選者除了一張票子，還產生了極其多數的歡喜，壯觀的三五個悲劇詩人，和他們相應的是埃斯基拉那《山間的女郎》，羅莎莉斯的《愛》；外加新到西歐的大作《日落》。這演來實在難堪，不單神氣，真像入魔，最可怪的是它看起來，往往擴集了極其驚人數目，竟漲至二三萬人之多，這是什麼意思呢？你該知道這些悲劇作家的語言文字，不像我們廣東的讀戲，照樣大躍腳，倒楣得很，就是我們的自不識字的販夫走僕，一個個也都是極其懂得的，這要算作便是用最樸素的，最樸素的，最高深的，最微妙的詩句，把許多的批評家所無能的詩詞，比添上些畫的，其細緻，若其美妙，于是一切都更難解，許多戲集都是這樣，前幾後時，廣大家衆來讀牠，來欣賞牠，真以奇、三個字來解釋這樣的怪狀，似乎不能引人入勝的，但到底令人滿意的，那麼，我們就該明白，若購人是本來不懂得人，若各個個都曉得荷馬的詩，那時所有希腊文外的書，而乎他們的僻品，漫注大衛漢已久，早已聽會貫通，而能欣賞牠們，批評牠們，真與半濟大學教授，狹識生人，何以有別？但他在他所著的《希腊的人生觀》裡頭說過：「你如果能遇到一個學着希腊語，在這兒你瞧見了任何一個希腊人，你會看見他的文化水平都使得古雅典的普通教授而有餘的。」

伯拉底原是希臘在座對詩歌，不過他力圖在哲學文學，他以為文學是人生的副本，人生是理想共和國的思想的副本，詩歌既然經過了兩重的校仇，自然還能存留的真義，他知道詩有謬誤的，最有人聲喚的詩劇就在這兒上場了，因為伯拉底正為攻詩，正在嘲笑詩歌，自己已作成一個最難堪詩歌，還有難堪到的詩本來了，原來他的學派在他的風流，他的證教，他的詞句無二不是華麗的好詩，而且他的理想共和國是沒有科學的學問，美學文他的哲學價值，可是這個理想世界雖然崇闊與廣，仍然是亘古常新，因為他是上置好詩，是運用最微妙的，最精銳的，最天籟的無聲力而發聲出來的。

華茲華斯在他的拉奧達米亞（Laodamia）裡頭把希臘戰士在臨戰時的爭先恐後俠氣，繪影繪聲地刻畫出來，詩人雖然在描寫某一個戰士其實這樣的俠氣是希臘人一般的理想，從小以來，他們的心靈深處早已蘊蓄着，胸養着這個念頭，牠已是他們的第二個生命了，神已先行警告他們：誰先抵達敵人的岸邊，他馬上要死，但華茲華斯把戰士對於這警告的思想這樣表達出來：

風已如願地括起了，我于是向着

還是沉寂的海，把神諭咀嚼，斟酌；

好，要是沒有更老練的來領隊，在這千艘軍艦中，

我決定把我的船頭當先

去碰擊敵人的岸邊。

頭一個把碧血去給特魯伊的沙染紅，

然而，嬌妻，當我想起你的損失時，

真苦！我時常覺得真是苦楚，真是

我的記憶太癡情地掛念着你啊，

可是觀望就使敵人叫喚：

「瞧下他們顫抖——他們的陣容多麼高傲，

但兵員百萬，沒一人敢來拚命。」

我的靈魂立刻把這個羞辱掃清，

往常的墮落會在心頭重現，但崇高的理想追求，在動作上具體化了，使我終於得救。

（未完）

## 凡心

### 花英

線是一縷愛緒，在空中零亂地穿插，編織，構成——月明披上了這超人間的外衣，讓靈魂沉浸在靈與肉的幻光中。

幻光中，月明底眼前展開了雲的世界。

一輪明月從大殿上降落下來，月明底眼中映現出了愛的天使

正繚繞着她底靈魂，漸漸地

伸出了像陽光一樣溫暖，像

北極星的眼。

伸出了像陽光一樣溫暖，像

象牙一樣滑膩，像白玉一樣溫潤。

線是一縷愛緒，在空中零亂地穿插，編織，構成——月明披上了這超人間的外衣，讓靈魂沉浸在靈與肉的幻光中。

幻光中，月明底眼前展開了雲的世界。

一輪明月從大殿上降落下來，月明底眼中映現出了愛的天使

正繚繞着她底靈魂，漸漸地

伸出了像陽光一樣溫暖，像

北極星的眼。

伸出了像陽光一樣溫暖，像

象牙一樣滑膩，像白玉一樣溫潤。

如撒開了的天羅，正緊緊地

罩着人間每一個小空隙，每一處

小角落。

夢底精靈輕輕地飛了出來！

帶着霧一般的面紗，金絲編

織的長長的大服，綢緞子如張開了的翅膀。

又輕輕地落在月明底身上。

正如黑暗裏的幽靈，月明的

臉上也帶着霧一般的面紗，令人

想起花人遠的遼闊的遐想。

正如黑暗裏的幽靈，月明底

每一縷光線是一縷相思，每

一縷光線是一縷情絲，每一縷光

線是一縷愛緒，在空中零亂地穿

插，編織，構成——月明披上了

這超人間的外衣，讓靈魂沉浸在

靈與肉的幻光中。

幻光中，月明底眼前展開了

雲的世界。

一輪明月從大殿上降落下來

，月明底眼中映現出了愛的天使

正繚繞着她底靈魂，漸漸地

伸出了像陽光一樣溫暖，像

北極星的眼。

伸出了像陽光一樣溫暖，像

象牙一樣滑膩，像白玉一樣溫潤。

伸出了像陽光一樣溫暖，像

象牙一樣滑膩，像白玉一樣溫潤。

伸出了像陽光一樣溫暖，像

北極星的眼。

伸出了像陽光一樣溫暖，像

象牙一樣滑膩，像白玉一樣溫潤。





# 心波曲

梁紹良

着呵！」

後來，他纔知道他是一個遺腹子，母親因  
爲愛不住家人的欺譖和侮辱，一氣便跑到了南  
洋，靠着她兩個弟弟——他的舅父過活。

十二年就這樣過去了。  
母親死了。

他曾在一個偏僻的山城，當着鄉村的小學  
教師。那種舒逸的，所謂「清高」的生活，在  
他却感到非常的甜蜜和滿足。他還年青，走出  
校門還沒有幾年呢。

說起他的身世，連他自己也有些渺茫。

在山城教書的時候，他寫過一首詩：

「說我沒有家——我却有家。」

我是飄零的浪子，

我底嚴慈的父母已在九泉之下……

人事的變幻，我看得

如雲淡烟蒼：

一切矛盾中生長，一切矛盾中滅亡！」

當他還不懂得什麼的時候，就跟着一個受  
盡風霜的母親，在南洋度過了他的童年。他的  
眼前就只有一個母親；沒有父親，也沒有兄弟  
姊妹……

那是嚴慈的母親呵。他是母親惟一的天地  
，惟一的生機；她用盡心血栽培他，管教他，  
疼愛他。

「母親只有你這一條根呢。母親一生的苦  
難，只有你能够安慰……爲着你，母親才活

。然而當他回到辦公室裡，他又看見了一條隱  
隱的，崎嶇荆棘的路，那上面沒有青葱的草木  
，沒有帶着朝露的鮮花；只在刺棘的下面，掩  
藏着無聲的罪惡。

一顆純潔無瑕的心，開始打上了「人間」  
的烙印。

在一個勾心鬥角的場面中，他隨堂兄調到  
別一個古老的山城。

爬峻嶺，過寒泉，風沙僂僂的旅途，正象  
暴風雨的來臨。母舅爲了「託孤之重」，便將  
他跟着舅母送上了「一隻破舊的大輪船」！

這樣，他就回到了祖國。

八年來，歸櫻的燕子，就跟着祖國在這苦  
難中長成！

在一個「山城秋老」中，他開始踏上了荒  
蕪的生活的征途。

他的堂兄在山城的縣府裏當會計主任，他  
便在那裏做書記。

於無數的文稿和數目字中，他縱橫地寫上  
了「人生」。

——他彳亍在冷落的街頭，  
——徜徉在紅葉飛舞的青山，  
——聽潺潺細語的寒泉……

鏘鏘古渡的橋畔，  
躊躇深幽的溪邊，

他懂得了許多人間的意味，大自然的秘語  
渺底故城！」的詩句。

但是現在他寫不出什麼。

只在行行的公文紙上，縱橫地寫滿了：「人生」。

翻着牆壁殘缺的遺蹟，讀着黃金時代的殘夢。

笛青吹管，帶起舊時。

終施，回到了黃金時代。

當他的黨友又講到別樣山城去時，把他趕下來。

原機關裡，他失去了「背景」，不能立足了。

他於是被逐上了「絲織生涯」……

然而他倒覺得甜蜜和滿足。

一聲活潑的小天使，天真無邪的言笑，純潔的心靈，饒饅的明眸，向他求取羣衆識的蘋果。

他盡自己的力量，灌溉他們；帶着他們，輕揚了聲，講着個有趣的寓言或故事，說一些搗毀含蓄的笑話，作一陣舒展身心的遊戲……

輕淡的黃昏，和着同事們熱情的笑語，散步在蘆花掩映的溪堤，遨遊於金黃錦碧的田野；

西下古屋的炊烟，歸渡的夕照，小橋的野草，迴迂長流的綠水，綿延長眠的青山，……一部悠然的史跡，慢慢地滲漫在幽然的眼底；天地的由來，人類的演變，經過多少朝代的興亡……

……垂釣在碧水條楊的溪畔，聽琴泉細語，游魚往來……新月掛在柳梢，於平靜如鏡的溪湖蕩漾……百折迴轉的鶯聲，悲壯情懷的清歌一曲……自然是帶人神往的。

黃土的血蹟上，寫出了整篇的，偉大的民族史。

迷濛的清晨，黃昏，遠沒有甦醒，雨聲一聲。

小天使，踏着碧草珍珠，穿過朦朧的林野，吸着大自然醉人的芬蘭，越上無邊視野的峯頭：

看朝陽嫣然昇起，孩子們姐弟露中綻放的花朵，無數的花枝招展着，接到了第一線的，帶着生命的溫暖的柔光，於是純紅地自然的笑容，便浮上了大地上……

——是青春的樂園呀！

沒有皮面的笑顏，沒有睡意的臉龐……

然而還是活在人間。

校門口，是一條人傑地靈的大路。

……煙然做過客，一廻月也還有

悠然飄忽的行踪……

遠使他想起魯迅先生的過客。

他畢竟是在人間。

偉大的民族史詩的洪流，順着巨大的支脈

，向這偏僻的「桃源」滾來了。校門口的路上，首先捲來了一大批帶着碳火氣息的人們，剛剛

停下了脚步，又漫然扛起肩上的擔子走了。

正是秋風呼嘯原野，紅葉飛舞溪濱的季節

……

秋寒，給人以一種清冷柔美的感覺，人們

的心，也跟隨雨氣擦起凜冽的寒颤，於是大地人生也就好象顯露出一種新的型態；這空氣織着渺然的迷霧，鋪陳着嚴冬的預兆！

原野在暴曬了十日，祖國也在呼號！

十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牛十萬軍！」

含着多少的血淚和悲慘，反映了多少民族

迷濛的清晨，黃昏，遠沒有甦醒，雨聲一聲。

領袖在向他呼喚，祖國在向他招手，大自

然的美景，讓他駕萬里長風的雄樓……

……他毅然堅決地參加了。

他截然丟下了繹緺的殘夢，同妻侶離他動容，孩子們為他興奮！

他看着洋洋飛舞的紅葉，這是為逢變易的

白雲……他編了一首心滅曲，送給他同學們，作為臨別的贈予！

……他看着洋洋飛舞的紅葉，這是為逢變易的

白雲……他編了一首心滅曲，送給他同學們，作為臨別的贈予！

白雲飄飄在太虛，

魚兒潛藏在水中。

我的心呐……

像那紅葉飛颻……

爲了今朝要投筆從戎！

夢可死得像楓葉的紅

燭爛地狂舞天臺……

去追向南飛的鴻雁，

駕着暮里的小小長風！

而今人奮飛的燕子，又隨着鴻雁歸來了。

一年來的長征！——他隨着那宏偉的洪流，

撲向荒僻的山村，使山村產生了錦繡的開拓，

呼嘯噴出了美麗的奇花，流奔鬱郁的名城，

使名城驕傲破壞，令豪華富麗現出慘澹景象。

……在深邃的夜空，撲騰成頃，蒸蒸的烈日，

坦洒汗流，淡淡黃昏，歡笑山野！漂泊的

驛客，滿身海風，蹣跚萍踪，負荷長途，乘長風，看船頭劈開東海浪花；觀海鷗，翩摶萬捲波濤，望寒鴉，遠然歸宿……

——還不是詔華逝夢？

現在，他又從這夢中醒來了。

然而世界已經進入別一個新的時代了……

是的，奮飛的燕子終于歸來了！但是，展開在他面前的——還有茫茫的人間，怎樣？

回家一夢，故鄉毫無可戀；他正為着人生途程。

就業吧，適當的職業呢？

他微笑了……

他想：還是回到青春的樂園中去罷。

我要遠離這混濁的社會，皮面的笑容，庭

外的眼淚，驅逐和牢籠，勢利和欺詐，我憎惡他們。我需要天真的靈魂，純潔的心，熱情的

奮發，大自然的陶醉，我愛那些祖國的親生！

他就要準備到青春的樂園裏去。

他來悔悟，這也是現實社會的伴侶吧！

他的行李失竊了！這禍案竟發生在一羣「新戰士」中，一羣說是沸着滿腔熱血，為國効命，

將來還要改革社會的「新青年」裡面。

他不禁苦笑笑了。

然而，跟着來的却是榜發和沒倒！

那就是他全部的財產：一個小小的旅行袋

裡，衣服、皮鞋、零用品、文稿、證書、一筆旅費……國家給他的一點物質的紀念和代價，他失去了……

他就這樣失去了他的全部財產，即喪家之

犬，他感到茫茫無所依歸了。

天無絕人之路，他偶然遇見了一位少年時代的同學。相見之下，都覺得臉上添刻了許多「生」的辛苦的條紋。

寒暄後，便談到各自的境況。

「……我也遭了同樣的命運呵！」我剛出來的時候，一隻大皮袋，所有的衣服。唉，說起來真是傷心哪！現在麼，在工廠裡當小職員，薪水還不夠飽自己的肚皮，不要說置衣服，

……」

後來，還是那同學說起他的堂兄和幾個鄉親都在此地，他的心纔感到一點溫暖。

他的堂兄——就是他一被捲入社會的漩渦

，就跟着他越過兩個山城，看着他和荆棘殘石搏鬥，如亂石洞中一息無聲的那個叫做「鑑」

的堂兄呀！

他在黑暗中看見了一線光明。

堂兄的住址未悉，由同學的指點，先去拜訪了一位「鄉親」。

見面之後，他始而得到一點溫暖，繼而覺得仍是蒼茫和遼遠，終而至於冰冷。

就在這冰冷中，他的堂兄恰巧也來了；他於是又看見了心底的笑容，得到了真情的溫馨

。他握着他微顫而真摯的手，二年的闊別，

鈍緩的顏容，歷歷顯出他和生活環境搏鬥的痕跡。

「想不到黃櫟一別，會有這樣的變化。」堂

兄聽完了他的訴述，說道：「素來認為脆弱的你，竟在暴風雨中居然做了海燕；而我便好像受了暴風雨摧殘的松柏，現在正以所餘的生命

，來爭取向榮……

『當我留下你，又調到別一個山城去的時候，我依然在生活環境的搏擊中，無聲無息地戰勝一切。我以不變應萬變，我便以洞見了他們的一切陰謀詭計；於是他們的陰謀便成為我的圈套，他們的詭計，却正中了孤穀……』

『半年餘——他正與你同一個時期——暴風雨捲來了，來得這樣突兀。我於是受了一陣摧殘……但這算得什麼，一個人除了物質，還有更寶貴的精神和生命；正如一株向榮的植物，你儘管打折了它的枝柯，只要它沒有完全枯萎，他却會長出更鮮明的綠葉新枝來承接朝陽和甘露，使它的生機更趨濃厚的……』

『所以我說，你倒應該感謝這目前的遭遇，這是恩惠而不是罪惡，這是用錢買不到的教訓……你想，暴風雨的來臨，能使你這個脆弱者，忽然做了海燕，而受到一番時代的洗練和鍛陶——你可說不是暴風雨的恩惠麼？』

『現在，你又想到那青春的樂園了。是的，那裡有天真的靈魂，純潔的心，大自然的陶醉……然而那是別一例世界。你還年青，你需要更多的苦難和磨折，來堅強你的意志，更多的黑暗和冷酷，來充實你的人生；換句話說：就是你還不能作那種逃避現實的想像，因為你到底是活在人間。——何況那些天真的靈魂，那些祖國的新生命，正是在青春的樂園裡，準備着將來承接苦難的折磨；準備將來與黑暗和冷酷搏鬥！』

起摧殘。」

「……現在，你終於又被現實打破了夢想，這應該是幸運。你要記着：你自己已經實踐了的格言——「惟有暴風雨能够使你成為海燕！」……」

他於是暫時住到了堂兄的家裡。

正如所說的受了摧殘的松柏一樣，除了憔悴的樹幹外，幾乎一無所有了。

堂兄只畧畧說了一點逃難時的慘境，而臉上露着朝陽似的的笑容。

「書繪且不待言……」他說，「連切身的被服都丟光了。……可是我獲得了寶貴的生命，保全了我清白的人格！——這不是更可慶幸的麼？」

而且他還添了一個新丁。但那小生命落在病魔的絆縫中。正給他以經濟的窘迫和內心的焦慮；然而並沒有使他減退臉上的朝容。就是說：他足足苦悶了一個月。

他陷於非常的慚愧和不安的情緒裏。但他終於不能自拔，將它擺脫。好像這個世界此外並沒有容他擇足的餘地。

他似乎發見了一種人生的秘密；然終歸於渺茫，他不能捉摸。

他的堂兄在朝陽似的笑容掩飾下，還和他談了許多的學問。比如儒家的學說，墨家的主張；大學、中庸的研究，三民主義的印證；以及其他辯證法，人生的哲學；以小我完成大我、以大我發展小我……而且忽然提起了他早經燒掉遺忘的，三年前習作的一篇小說，而載動

着他說：「如再努力，將來一定可成爲有名的文學家……」

但他都失却了興趣，彷彿和他目前的生活隔得很遼遠。

他想：爲什麼一個人，有時候連他最低限度的生活都會得不到？

他幾乎不能想下去了……

然而世界畢竟還是遼闊的……

它終給了這勞燕一枝之棲。

——他於是又從這焦躁苦悶的漩渦裡游了出來。

### 三

親愛的鎔兄惠賜：

當我提起筆時，有許多的迴思感念繚繞在我

我的心頭，真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我

的眼前漸漸浮起您仁慈的面影，我的耳畔還綿

繚着您親切的言詞。您毫不吝惜地將您的處世

經驗，和學術思想向我解釋灌輸，並諄諄地指

示我做人做事的方法：在我是受寵若驚，並覺

得您的人格是無限的偉大。您爲挽救一個人的

沉淪，不顧自己的窘境，毫不遲疑地伸出提拔

的手！你說既然是一个青年人，便不論什麼，

並沒有容他擇足的餘地。

他似子發見了一種人生的秘密；然終歸於

渺茫，他不能捉摸。

他的堂兄在朝陽似的笑容掩飾下，還和他

談了許多的學問。比如儒家的學說，墨家的主

張；大學、中庸的研究，三民主義的印證；及

其他辯證法，人生的哲學；以小我完成大我、

以大我發展小我……而且忽然提起了他早經燒

掉遺忘的，三年前習作的一篇小說，而載動

着你這樣的青年人，你說：「是應該回溯自己的身世和命運！」我真得沒有受到過折磨的人麼？雖然我還年輕，年青得如同其他的少年一樣；但在我的心田裡，却似乎刻劃了不少人間的傷痕。然而我確乎是一個幸運者，一出茅廬就得了我的老師。在我這樣稱呼你的錯愛，但是開始感到了我的低能（孤僻性），於是意識到我的前途是這樣的多

荆棘。我竟起了畏縮和逃避現實的心理。然而我已經深深地領會過人生的冷酷，和世路的驚險了。

我用「梁上燕」的名字，當了一年的小學教師，使我回到童年時代，我愛那些天真無邪

的小心靈，世界上惟有兒童是最純潔的。我竟

好像脫離了苦悶的人世回到了天堂，甚至想願

着永遠不離開這青春的樂園；在這裡我體味了

人生的興趣，我領略了生活的甘甜。然而一聲

的砲火將我這陶醉的憧憬擊碎，如夢初覺地我

又站在現實的邊緣。

我想：樓上的燕子是應該飛出去的。

一大丈夫，乘長風破萬里浪……我倒不如做一個醉臥沙場的戰士罷！——鎔哥，我這回的從軍確實是具了犧牲的決心的。現實對我既然是這樣的冷酷，我的低能和獨性早已使我厭棄這混亂罪惡的社會，——我要用青年應有的熱血來適應這偉大的洪流，以我這卑微的生命來博取未來的新事業！

清貧罪惡的社會裡，而且遭遇了這眼前的命運。一年來艱苦的「戰士」生活，回憶起來那不過是美麗而艱苦的夢吧了。而我現在生存着的，正是我們要以生命來換取的「未來的新事業」，暴風雨是已經過去了，而海天是否已經碧，萬里是否已經無害了呢？

現在我坐在這三層的磚樓上，面對着悠悠的珠江，對岸隔着一帶長堤的濃綠，隱約響起幾座巍峨的建築物。輕風吹起江面的波濤，船隻的鳴叫，無數舟隻在水面上浮動……這樣的情景，很容易逗起人們無聊的遐想。我緊握着筆，伏案在欄台上，沈醉在瀉闊似的思想。

「當我沉默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我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我的感情是往往向內心裡流的，當苦悶的時候，我只以沉默來忍受；有時我不覺提起筆來，但是一切的迴思念線織在我的腦際，——想起人海浮沉的社會，想起往事，想起人生，想起茫茫的前途，想起……一切的一切，如繁星，如漸漸，使我捉摸不住，終而至於空虛。」

這裡是××中學的舊址，環境是這樣的清幽，而生活又是這樣的閒適，與人海浮沉的城市隔著一條江水——我好像又脫離了掙扎的人世，跌入美麗的憧憬裡了，我重新泛起了教師生活的陶醉。……然而天上的白雲深了，我望着無盡的天邊——我不禁撩起莫名的懼慄和茫茫的感觸。

我想您一定不會怪我浪費了您許多寶貴的時間的。這樣恬靜的環境是很容易引起人們的

思維和無恨感慨的，我也沒有意料到會寫得這麼長，但是展開的思路終不能將它砍斷，我便讓情感奔流一直這樣寫下來了。我還想趁這間隙機會從事寫點東西，因為煩躁和不安的心一旦沈寂下來，過去的一切人事物都遭遇，以及許多的情懷感慨，便會無端地如毒蛇向你侵襲！你不把牠們處置一下，好像終覺得是一種騷擾和不安似的。

本來我應該過來看看您，可是我連「過海一的錢都沒有呢。幸而郵票尚不成問題，希望你多給我點指示和波助……」

我如大海的孤舟，需要茫茫中一星光明的燈塔。……

燕 八月九日

幾天後，回信來了。

四

……蓋無黑暗，何以見其光明；若無冷酷？何以顯其溫熱？……這是社會的矛盾；而視為自然宇宙之矛盾的吧，惟其矛盾，方得統一。而矛盾乃得統一，社會便會得不斷的新生和進化！

……我們生在這時代，自己就要是個放光體，於黑暗中透見光明；處在這個社會，自己就是個發熱體，於冷酷中放射溫熱……

前途荆棘正多，黑暗還厚，冷酷還濃，吾弟年青有為，來自方長，應該鍛鍊思想在社會放出智慧的熱，溫暖無數飢寒交迫的人們的心；高潔的靈魂放出神聖的光輝，使白天更光明，黑暗亦光明……

兄鎔 八月九日

頃接來書，藉悉一切，至為欣慰。吾弟天資英發，秉賦沉潛，誠可蔚成大器。但細讀來書，又覺悲觀情調，流露於字裡行間，使我於欣賞生動流麗之文辭後，感覺失望。以吾弟之才力，處落後的國家，惡劣的社會，正宜以

（三五，九，一。晚稿于廣州）

## 徵求韶版本刊啓事

本社詩文譜編輯，未及疏遠，致歷年來出版新一輯公開徵求，雖得回少許，尚缺為多，茲為計劃出版選集單行本，用特再行徵求。本刊（韶版一、二、三、及五六七、八共六期，如有零存，或全存者，請即通知本刊，富以新刊交換，或以現金千倍發酬，至為割愛，以完成本社計劃為幸！

又 壇 月 刊 社 謹 啟

# 青春的悲歌

歌●力●

也有褪了色的衣裳，  
一雙雙嬌嫩的手，

(二)  
我著記，家鄉  
紅河岸邊，  
年青姑娘們的青春的悲歌，

呵！我深深地記着，  
又送出來了

懷被感觸似的啓動着嘴唇，  
她們青春的歌聲，

〔采蘋養禾采蕡實，  
妹今下田來裁秧，  
收得穀哥哥挑去，  
爲誰辛苦爲誰忙？……〕

春三月，  
紅河水仍是那樣的綠，  
像一條漫長的青紗，  
悠悠地流向遠方……

(二)  
插秧的時候，  
姑娘們是怎樣地唱着，  
她們青春的歌，

〔廣過田野，  
調過村莊……  
黃昏，收起了歌聲，  
年青的姑娘，  
走向了晚歸的路……〕

春三月，  
紅河水仍是那樣的綠，  
像一條漫長的青紗，  
悠悠地流向遠方……

一隻隻翡翠的水鳥，  
從江面輕巧地掠過，！  
逗引了姑娘們眸子的眼波，  
隨着水流自如的飛翔，  
姑娘們的心也在飄動了……

(二)  
插秧的時候，  
年青的姑娘們，  
捲起了褲管，  
走下了水田。

三月的天鵝，  
美麗得像一片蔚藍色的海，  
那是多麼的遼闊而清朗……

「河水綠又河水清，  
江邊盡是洗衣人；  
洗得衣來心又亂，  
何日得見舊情人？」

(二)  
一束束的小禾苗呀！  
從姑娘們滑潤的手，  
挿入了泥溼的田土，

晚上，青油燈下，  
年老的母親，  
神怕枯瘦的手，  
搖曳着呼應的纺車，  
姑娘們唱着

家鄉的姑娘們，  
都在唱着她們青春的歌，  
跟着，這邊響起了歌聲，  
那邊也響起了歌聲……

江邊上，  
許多年青的姑娘，在一塊塊光滑的青石上，  
洗滌着她們鮮紅的

田里，男人們高聲地喝叱着水牛。  
天空上，杜鵑鳥呀！布袋鳥呀！也在高聲的呼叫……而那些牽着腰揮着秧的姑娘們，

仍得坐上織制的織布機，  
「氣夠了息……利……」織織梭帶着各色的花線，  
織織着她們的

可是娘子懷藏這些  
誰夜的紡車聲  
彷彿着到的  
母親的淚珠  
聽到了  
姑娘們埋在心里的哀音……

(三)

她做的織錦聲！  
姑娘們的織刀，  
在田地裏閃亮了，  
黃金色的織紋呀！  
在她們懷裏倒下了……

明天，後天……  
男去割麥子，女割地拖車了，  
送給媒官，送給媒主……

留下的該是  
姑娘們的淚水和  
永遠還不清的苦債吧？

(四)

冬天來了，  
是姑娘們出嫁的季節呵！

花嫁來了，  
花嫁走了……  
一聲聲悲涼的哭聲，  
從此，  
母親失掉了參政的女兒，  
姑娘們失去了青春的心……

記得那在家鄉，  
會演過這樣的悲劇……  
一個年青美麗的姑娘，  
嫁給一個土匪的兒子；  
逃開的第五天，  
丈夫突然患急病死去，  
而連苦命的姑娘啊！

却像像這註定她的丈夫（註）  
於是，家人在辱罵她，  
憤恨她，  
她不能將火出嫁，  
別人也不敢娶她，  
因為說她會和丈夫「啊！」

她底青衫被割奪，  
底生白了死寂的黑夜……

悲歌，  
交織在她年青的心。  
誰告訴我的  
許多老嫗們悲劇的故事  
愛父母的追跡勞作，  
受欺凌的等待呀……

她失蹤了……  
而在紅河的岸邊，  
却浮現了她纏綿的屍體，  
——她底眼眶還淌着淚水，  
她底口腔，鼻孔流出了血……

自此，紅邊的漁人，  
傳出了她夜泣的故事，  
每當月明的深夜，  
岸邊的青石壁上，  
一個披着散髮的黑影子……

五年，五年……  
我流浪在這遙遠的異鄉。

家鄉的姑娘啊！  
你們還是  
古老的生靈麼？  
還是一樣懾嚇着  
你們年青的心靈麼？



# 病葉，躺着螟蛉的屍骸

洛川

二十五日過去了，  
天空仍是晶藍的，  
此刻，

土地之子——王十二，  
對於扶乩者的預言，  
開始感到空洞與渺茫。

他望着沒有雲的天，  
痛苦地低下了頭。

他想不通，

他步入廚房，  
舀了一碗冷水，  
蹲在骯髒的簷前，  
喝着，送着辣椒，  
在找尋強烈的刺激！

伸着舌頭的老黃狗，  
把頭伸在裏胛里的，  
病了好幾日的老母雞。

企圖遺忘不能忘的事情。  
實在是得太久了，  
溝裡看不見希望，

捨棄人與麵包的妖孽？  
是不是懲罰

塘邊看不見綠藻，  
井旁看不見青苔……

老天爺，  
下點活命的仙水吧？

病菌在爬行，  
餓餓在爬行，

愚昧在爬行，  
有毒的慾念在爬行，

統治的勢力在爬行，

最黑的辛痛在爬行……

一九四六·四·二十五

病葉，躺着螟蛉的屍骸

病葉，躺着

病葉，

# 室息的靈魂

(中篇創立)

綠野

一

張公館，這所華麗帶點奢華的建築物，映着落日的餘暉，驕傲地昂然高聳。彷彿威立在那裏，俯視着週圍環繞的醜陋的屋宇，淡藍的花邊的圍牆，被風吹得閃閃的飛舞，窗外，維多利亞以南的車輛，掩映着窗櫺，沐浴着餘光的流霞，搖曳在微風中，小鳥在枝上啁啾着，躊躇着，而後忽然飛去。

從一間的房子裡，傳來的風琴聲，迴盪在寂寥的房間，打破垂幕的靜謐。

漂亮的客廳裡，不時飛出男女的嘻笑聲，響徹在晚風裏。  
門外，閃進一個少女的頭，柔軟的臉頰泛着可憐的蒼白，美麗的大眼睛深透着淡淡的怨恨和神態，她帶着清冷和冰韻。  
「陳小姐，過來了嗎？」側旁走出一個僕人，端着二瓶牛奶，擇着春卷走着。

「嗯，張大媽，你老人家好。張先生在家嗎？」陳芸點了點頭，謙和地說。

大媽向客廳望了老嘴，露出厭惡的眼光。

陳芸剛走到客廳的門檻邊。裡面，張金在生氣說：「張媽，死了嗎？」牛奶到現在還沒有端來，麗娜，請你坐一會，我出去看看。」

「啊，是你。」他一腳踏出，看見陳芸不做一聲地立着，楞了一楞，立刻放下了笑容，停住了。

「談得多麼的痛快？我妨礙你們的要務了。」她向他投了一個無限悲慘的一瞥，接着，她的視線帶到那斜倚在沙發上的麗娜。

麗娜大約二十歲，很嬌嫩，裝束却非常周密，臉上畫着厚厚的白粉，唇膏的脣像要滴出血來，頭髮捲得很奇特，大約是一個富家小姐吧。

張金飛快地走到她面前，唧唧噥噥的在她耳邊不知說些什麼，眼睛暗着她地講話，她駐足點頭，斜睨了陳芸一眼，嬌笑了一下，從椅子上

拾起了手提包，就打算出去。

「等等，在這堂皇的章公館會到了面線算很難得啦，坐下來，我們靜靜的談一談。」陳芸攔住了。

麗娜給她突然而來的動作怔住了，望了望張金，終於推開了她。「我不認識你，我現在沒有閒功夫，失陪。」她尖尖嘴，彷彿示威地踏着勝利的大步子走了。

「你要怎麼樣？」半晌，他威嚴地說，眼睛射着殘酷的光輝。

「我不要怎麼樣，我要你一個明白的表示，這樣發展下去會使我發瘋。」她坐下來，子集暗淡的陰雲飄到她的臉上。

「你要我怎樣的表示？我不是向你表示復仇嗎？我的父親不贊成我做兒子的，他沒有辦法。」聲調是那麼的不自然和無情。

她這樣解說，趁脫去了乾淨嗎。姓張的，我到底是一個純潔的女子，我不能任你這樣玩弄。」她極力捺住心田中昇起的悲痛和憤恨，柔婉地說。

「我怎樣玩弄你？」

「還說不是玩弄我！你前時諦言蜜語的說如何的愛我，現在，我明白一切都是假話，虛偽，欺騙，害得我不能做人。」她再也抑制不住的哀傷，眼簾裏飛起一層潤濕的黃霧，聲音裏點淚痕。

「怎見得是我害你？」

「不錯，是你，是你害了我，害得我這麼慘，害得我沒有面目見人，人家用卑棄的眼光看我，叔父不愛我，叔母更加瞧不起我，不是你，我會懷了孕？我會有肚裏的孽障？我是沒有母性的女子，可是……」她的淚水在眼簾裡洶湧着，伏倒在桌下，啜泣地哭起來，悲哀塞住了喉嚨，她不能說下去。

「有了孕就去打胎呀。」

「打胎，我不能去！」她跳起來，流着淚高聲叫道：「這是罪過的，我不願殺了一個司憲的小生命，我恨自己的脆弱，意志薄弱，被你説服

她說那句話和你發生關係。」

這時在窗外的一條過徑上，人影憧憧走過，並且有人偷窺和竊語。

「張金，一個人要有情義，存點良心，你不要丟棄我，我不願再嫁別人。」她委婉地露出祈求的眼光。

「芸，說實話，我是愛你的，但是我的父親不贊成這婚事，請你原諒我。」

「實話，你說的全是假話，那裡是你父親不贊成這婚事，是你殘酷地圖賴；當你追求我的時候，你說的什麼話？你說你永遠愛我，你的父親也沒有問題，現在你背叛了你神聖的誓言，你批毀了愛情的契約，你竊取我初次的聖潔的戀情，從我身上得到滿足的享樂，你就投到別一個女人的懷抱。好，張金，我現在才清楚地認識你，你們有錢人家長大的，盡是黑心肝，對我們女子沒點真情，存着侮辱和輕視，愛我們的時候，把我們捧上天；不愛我們的時候，把我們一脚踢下地獄，不顧我們怎樣受苦，我怎樣哀求你，你都置之不理，毫不念過去我們的情愛，你是太底下的最無情的男子，算我瞎了眼睛，被你白白地玩弄！我，我恨透了你！」他的冷淡毫不在乎的態度刺激起她，她衝上前，眼睛射出銳利怒火，彷彿瘋狂的悽厲地罵道，淚從臉頰傾瀉下來。

「怎麼，你發誓了她？」他給她可笑的動作震住了，退後了二步，緊張地望住她。

「現在我又有愛人了，她又有錢，我是個貧苦的小媳婦，父母雙亡，寄人籬下，現在一切完了，我想不到會遭遇到這樣的命運，世間我是毫無所戀，我不能再活下去，我要讓你明白，我的死都是你害的，你害了我！」她從機智撕下一小片雅片，她要放入口中。

張金的妹妹張添從外面奔進來，手掌拍去，哇啊，藥片跌下來，藥片割流在地下，麗娜也跟着進來，接着湧進好多人來。

「哥哥你不能這樣沒有良心！」張添氣憤憤地叫。

張金望了一眼，偷眼瞧了麗娜一眼，滿面羞慚的跑出去了。

大家七嘴八舌的談論着，張添在低聲勸慰着。

「陳芸，我哥哥認識你，是由我介紹的，現在我哥哥這樣對不懂你，我感覺非常難過，我的哥哥是變心了，他和那女子戀愛着呢，把這係心死了吧？我們都是智識女子，讀過高等教育，何必這樣看輕了自己就來自殺呢，把它當作一場夢一樣，不要再想它吧。」

「陳小姐，張先生同那位女子，正攬得火熱呢，就是你剛才見到的，那個女子是狐狸精呀，塗脂抹粉，妖形怪像，會迷死男人的呢。」女僕張媽接口道。

陳芸默默地低着頭在擦眼淚，好心的張媽，倒了一盆淨水，勸他洗洗脸。

暮色一陣陣落下來，黑暗的網罩着張公館的全身。

## 二

陳芸在夜風裡走着，一時氣跑回叔父的家，她沒有脫下，便倒在牀上，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孩子，傷心地痛苦地啜泣着。

她咒罵那殘忍壞心的男子，她咒罵那用色相蠱惑男子的下賤女人。她起來，點亮了油燈，拿出他的相片和一封封紅粉色漂亮的書信；書信映在燈下的字跡是多麼甜蜜啊，但向她傾訴着蓄藏的愛，青春躍繩的情懷，在這裏開了激情的花朵。可是，時間的黑潮沖淡了舊事的溫馨，眼前是一片空漠和悲哀……

「想不到愛情的生竟是這樣的短促，可憐，女人的心是這樣的脆弱，意志敵不住我單的引誘，我是相當理直的，畢竟走入男子的圈套，落入這誘人的網！」她悔恨地把相片和書信扯成一片片，燒成灰燼。

她坐在案前，晶瑩的淚水流在燈前枕着，她用手絹抹去了，默默地，她看着不言的身世。清冷的夜籠罩着她孤寂的琴轎。

「芸姐，你幹什麼？」她的堂妹梅玉輕聲進來，關心地問。

陳芸沒有回答，擦手一下，擦着她的眼睛。

「……

「剛才你去那裡來呢？我找了你幾次，誰欺負了你嗎？我和他算賬，天真愛嬌的孩子，稚氣地說。

「不，我不舒服。」

「芸姐，你騙我，許久來，你心神不安，彷彿有重大心事，你和我們一起玩，你好獨自呆想，你一定有不快樂的事情，你也不像前時愛好功課，你好像很厭惡這生活似的；自然，我知道，曾從你父母死了以後，給你一個致命的打擊，我的媽又不喜歡你，但是，我這把你當作姐姐，讓我們永遠相愛着，你不要難過，忘記我媽媽的不好，有什麼事情，你要告訴我，答應我。」在無愛的家庭中，只有這樣使她感受到一點點人世的溫存。

「啊，我的妹妹，你姐姐是多麼的可憐。」摯情的語言的火花溫暖着她的心，她激動了好久。她立起來握着梅玉的手，淚不自主的從眼角又爬出來了。

她撫摸了自己額角一下，幽幽的嘆了口氣，黯然地低首無言。

「芸姐，他一定不愛你了，為什麼他許久都不來找你呢？我有幾次在樹上，看到他和一個女子，三個人非常親密的樣子，他是一個壞男子，芸姐不要再和他好。」

「玉妹，我失身於他了，我恨我自己！」他咬着牙吐出幾個字，淚珠斷斷連地滾落着。

「什麼？芸姐！」梅玉吃了一驚，帶顫地問，呆了片刻，突然抱住她的頭，哭起來。

「你芸姐傻，輕輕的給他取去了貞操，懊悔也已遲了。你以後小心，不要上男子的當。芸姐是行錯了一步兒。」

「噃，可是芸姐，你給他欺負了。」梅玉不服氣說，在擦着眼淚。

「我已經有三個月的身孕了，我要——」

「你要打掉它？」

「打掉，肚子大起來怎麼辦？我還沒有結婚的小生命。」

「打胎是危險的，芸姐，而且殺死了一個可憐的小生命。」

「我知道，我知道，打掉它殺了一個無辜的小生命，不打掉肚子大起來殺死人！」矛盾的現實的戲骨使她茫然了。「打掉它，危險，不怕，死了就算了。」她固執地說。「可是——」

「沒有錢，等我向媽媽要了給你。」

「玉妹，你真聰明，我會感激你的，請你替我秘密點。明天就要這天晚上，她翻來覆去，翻不上眼，夜悄悄的無聲地溜走，是深夜

了，傷心的夜，實在是一個難過的時間的大海啊。

朝陽淡淡地照着窗外的柳樹，她還沒有起床，叔母特有的尖長的天聲音又在響了：「什麼，日頭半天高懶，還沒有起床，就是嬌慣慣的大學中學姑娘小姐，也不是這麼的懶惰，何況現在又是將近畢業考試的時候；現在好囉，中學總算繳滿啦，錢也不知花了多少，年紀大了，有合適的就配給人家，你父親沒有留下多錢來，我不能養你一生呢！」

「媽，够啦，芸姐趕起，諒必身體不舒服，你這樣說，叫芸姐聽了多麼的難過。芸姐也可憐，伯父伯母早死，又沒有兄弟，媽，看在死去的伯父母面上，你好好地對待她。」梅玉低低地勸阻着母親說。

「要你賤骨頭花舌，你只是曉得芸姐說話，進去，請公主娘娘起來，飯菜預備好啦。」聲音靜下來了。

陳芸急忙爬起來，穿好衣裳，走出臥室。

「芸姐，我們真對不住你。」梅玉很難過說。

「不，玉妹。」她嫣然一笑。

洗過了臉，來到飯廳裡。「叔父，叔母。」她喊了二聲。「芸姐這裡坐。」梅玉說。他們已經圍在坐圓椅上等候着了。

她偷瞟了叔母一眼。叔母四十歲年紀，扁平的東風臉上，塗着一些薄薄的鉛粉，點點雀斑隱隱可見，身體有些許腫，大約是攝取營養的緣故，臉孔表露不愉快的顏色。

她的叔父，是四十開外的人，做過幾任大小的官，賺了不少錢，前二個月才由別處調到本縣××局當科長。

「阿芸，你今天還梳起來。」叔父說。

「叔父，我昨晚身體不舒服，今天起來遲點。」她故上了飯碗，答道。

「好了麼？」

「現在比較好了。」

「吃了飯，叔父出外去了。今天是禮拜，她們都留在家裡。」

「媽，芸姐沒有衣服，給她點錢，做一件旗袍，她看三年四季的老

是同樣衣服，羞死人啦。」梅玉向母親懇求說。

真的，二年來，陳芸很少穿過新衣了，除了那件校服外，就僅僅二身深藍色和淡藍色的旗袍對換着穿。

她知道叔母是有名的吝嗇，何況又是不喜愛自己，要她拿出錢，簡直像是割她身上的肉。她連聲阻止道：「不不，我現在還有衣服穿。」

果然，叔母的東瓜臉結成一團，哼了一聲，才鑽地道：「你爸爸沒有中航空獎券發大財，就是發了大財，現在的布匹這樣貴，也應該省儉呢。」一壁咕噥着，一壁一蹬一蹬地走進房裡去了。

「媽，我們嘴節省，但是省錢應該有限度，譬如我的衣服破爛了，出門見人，你面上有光彩嗎？芸姐不做也可以，我的衣服是前時做的，不是嫌緊，就是嫌短，不合穿，拿錢給我，我一定要做。」梅玉尾跟着，撒嬌說。

她們母女在房裏爭論着，終於，勝利的到底歸女兒，她連跳帶跳地飛跑出來，手裏拿着一大疊鈔票，挽着陳芸的手，笑着說：「芸姐，我們出外去，幹我們的正經事兒。」

梅玉用巧妙的名目騙到了一筆錢，於是，她們姐妹一塊兒出去了，一直到女醫生張大夫那兒，想把肚裡害人的孽障打掉。

「什麼？你要打掉胎兒？」張大夫戴著一對深廣的近視眼鏡，詭異地很近的緊盯着陳芸。

陳芸沒有說話，臉頰立刻飛起了兩朵羞紅。

「現在的世道壞極了！」張大夫在對一個女護士說：「來打胎的幾乎全是由青女學生，女孩子不束身自愛，造成幾多罪過的事情。」這些話像針般刺着她們的靈魂。

打胎，幾乎吹走了陳芸生命的花朵，謝謝張大夫的手術精明，把她從鬼門關拖回陽間來。由於出血過多，使她像是生了一場大病過後似的，臉龐上紅潤已經褪走了，慘白地，彷彿一朵桃花，鮮豔的時期已過，在魔手的玩弄下，生命已經走到依依向殘的邊緣了。

她感到從來沒有的疲弱，就是多看了幾頁書，眼前呈現一片黑，書上的字跡變成了漠然的一片。臉上很少有笑的影子，對什麼事情都心灰意冷，梅玉幾次邀她出去散散心，她都以身體不舒服推却了。她不喜歡插身芸芸的人流裡，像害怕被人們在她臉上找尋破綻似的，除了日常的

功課沒法擺脫外，她好獨自躲在自己的臥室，曉風夕暮裡，佇立在一角的樓窗，透過窗外的槐樹葉，那是一條如鏡的靜寂的溪流，溪水在哽咽着低低訴語，帶着無限縹渺的心思，她向雲山深處凝眸，輕風飄飛着黑暗的秀長的頭髮，一動也不動。季節雖有春夏的變換，但秋却踏着大步，來叩擊她內心的大門。

陳芸太太的改變，畢竟逃不出叔母精明的眼睛，而梅玉的看見老是推三阻四，沒法交賬，這更使他的疑團加重；因了她幾次帶拐帶騙的拷問梅玉，紙是包不住火的，梅玉終於將陳芸不幸的遭遇微露出來了。

叔父也知道了，只是搖着頭在嘆氣，他不責備侄女，他怕他的罵語傷透了她的心。而叔母呢，却射風射影的故意讓她知道：「女子人家，只是想天高，唱高調，讀書，做女學生，究竟有幾個讀通的，書不讀，只是圖戀愛，現在好啦，看看有誰肯要，嫁不出去的女兒，那才太大的丟架子呢！」

陳芸正在準備着畢業考試的功課，梅玉也在做着她的算草，陳芸裝作沒有聽見，眼睛恭恭敬地注視着書本，而耳朵却漸漸紅燒起來，她把懊惱和愁苦深深地埋在心底。梅玉却聽不過去，走出門外不滿意地說：「媽，真討厭，你喫什麼？」

「吵什麼，如果你讀書不讀書，學著芸姐的樣，圖什麼戀愛，和男子來往，我就叫你爸爸停你的學業。」

梅玉扁着嘴在生氣，也不理她的話。

一日又一日的慢慢地，陳芸的身體比較復原了，臉孔还是很蒼白，但猛然看去，依舊有點楚楚動人。一連二天，學校裡舉行畢業考試，她把它草草地考過了，她感到欣慰，總算結束了一段學業的行程；但她又有點惶惑，從此，她出了學校的大門，一個沒有經過風暴的女孩可以漂流在芸芸的人海裏，她擔心人海會吞噬了她。

她希冀能找到一個安穩的職業，當她向叔父提出時，叔父也含糊答應了。

今天，她在學校裡行了「歡散會」回來，轉回自己的臥室，經過那客廳，叔父正等著一個客人，她遲疑了一會，終於低着頭走過了。

當她經過時，叔父向那客人點了點頭，這客人好奇心怪，一對眼睛只是緊緊地盯著她，他，二十七八歲的樣子，穿着一身白衣的西裝，人

很瘦，面列尖削，眼睛大鎗鎗的，有一股灼灼的光芒，很威嚴，剛到臥室的門口，一陣風飄過來他們的笑語喧鬧。那客人笑對叔父說：「強將手下無弱兵哪。」

時鐘正是午刻。她脫下校服，換上了便裝，照例地到那廚房裡帮女僕做飯。奇怪，今天的菜很異樣，都是簡單的，很少醃漬，連廚房今天也居然不加油鹽，難道出事了。

「我會來。」黃頭道：「你約莫校裡回來，熟睡一晚，去休息休息。」  
叔母慈祥地微笑著，從來沒有這樣高過好處的。  
但陳英沒有猶豫的話，生怕耽擱增加嘗試那清瘦的壯健不能成功  
和驕傲，或者看香結燒猪腿是本店最適的。叔父却關切而慈愛地笑着說：  
「我的小姐，我叫你去休息，就休休，休息吧！」  
這時候有點初冷了。平日，她幫理着叔母做了很多家庭中的瑣事，  
而這母總是做着不滿意顏色的，為什麼現在她全願意她與手呢？彷彿他  
也頗喜歡她。叔母在她的房裏坐的時間，就格外歡喜，她常常對她說：

認真地在做着呢！那便是本文的題旨。

開飯了，她從來怕生的，所以不到飯廳裡去。叔母親自來喊她，半聲半喰笑到：「看著你這中學生頭，這樣不出然，又怕什麼？外祖母是你我父的長官，要是你與父親講好的朋友，不要你鄉下姑奶奶大管家，見見場面。而且你要換學校，他可以幫忙……」她忽然擦過衣服，帶點羞惱

叔父和叔母瞪着笑臉，一隻腳踏在她這位女賓把檻上。機局是開她的學業，知道她專找多事；他滿口答應說會替她想辦法。

張金  
李麗娜  
結婚啓事

的鄉下姑娘一樣，呆在家裡，女子找職業竟是這樣的困難。

讀着，張金知麗娘的胸脯清晰地在鏡面映現，面上譯着青銅的寒  
容，在音樂聲中，婚禮進行着，她感到樣的難受，報紙從手邊滑落  
到地上。

「莫非有什麼新聞？」梅玉走前來，招起報紙，片刻，一大聲地說：「喜慶，你看……」

「你聽我喎！」永浴愛河，莫遺良緣，佳偶天成，照耀金石。這樣男子，欺騙玩弄，玩笑了就丟了，再玩過一個，我想他要今年造孽，明年就難免是。

「不要嚇人嘛。」她苦痛地阻止她。  
「芸姐，不要難過，他是個壞蛋，就是和你結了婚，也不會有長久

幸福的。」梅玉懷舊而安感歎。

「阿幸，你果想什麼？」叔父不知什麼時候站在背後了。  
「啊，叔母，請坐！」她站起來。

來。

此後春暖時節，常有山雞出沒於工地上，畫眉鳥

三十歲的時節，你的母親就死去了，那時你只留下你，過繼給叔父，你叔父叔母也沒有虐待過你，你遠大的長大，你給你餵吃，你給你衣裳，你教  
你讀書，一直到今年高中畢業，你叔父叔母總算盡點心了。」「  
我很感謝叔父叔母照顧我。」

「我太苦了，女人當嫁。」你也聽說有個對象了，完結了你的终身大事，做做嫁女奴母的才對得性，所以時時念着這事情……

「叔父曉得你休埋怨我。」

「……」

她也是讀過學書的，一定聽過這差不多的人才配得過，現在做叔父的替你選了一個門當戶對的一頭好親事，就是那前次來家裏，你叔父局

裏的局長，你心裏怎樣？

她沒有作弊，她記起了前次來家裏的穿着白綢西裝的大眼睛裡隱約的射出一股烟燭光芒的年青人。

「你究竟想擇他做着官，又有錢，他雖然有老婆，但在家鄉的鄉下，他過繼給一個伯伯，詩二房親（梅縣客屬一帶，有所謂二房親，是過繼給親屬，頂名男再聚親之稱。）名宿依然是大夫，住高樓大廈，步

麼快活！」叔父語帶譏諷的勸説。

「我不嫁人！」好久，她低聲說，幾乎使人聽不見。

「你來嫁人。但我也不能要你一輩子，做老姑娘，給人家說話柄，你

父母已沒留下錢來，你也要知道你自己，你想嫁怎樣的人？」叔母把眼

睛一翻，淚流下來，不高興說。過後，她立起身走了。『你不要使做叔

父叔母的失望心……』

陳美心裡牽着一層薄霧散開了。二三個月來叔父特別和善的臉孔，原來是想賣給她的。叔父想犧牲一個姪女，作贍養，會的五七肉羹。『要我嫁！』她不相不識，不知他的性格，不知他的舉止，沒有感情的人，生不如死。她曉得他這還是不可能的，『她沒有說出，內心不禁打了一個寒噤。相識怎麼樣？不相識又怎麼樣？張金不是認識你很久嗎？彼此也快樂的相愛着嗎？他不是又對我說着山盟海誓的甜密的愛語嗎？然而只他終於背叛了神聖的情愛，丟棄了自己，變成了別一個女人，真叫她寒心，悲痛的心靈，微微地啜泣着。』理想已經破滅，活着沒有希望，

她在她的心頭。

『她是自己痛苦，父母亡，寄人籬下，受了孤苦，遇到的男子又是一

這麼的壞蛋，叔母又不是真心的要我，迫着我一個軟弱無助的女子，自己到了這步田地，人總是拗不過命！』她深深為自己淒涼的身世嘆息着，懶懶地回轉房裏。

梅玉知道了她要嫁給楊局長的消息，急忙的跑到的房裏，眼睛骨碌骨碌的轉動，奇怪地問：『芸姐，你是願意？』

『嗯，我……』她低下頭。

『芸姐，你要認識清楚，嫁給一個官僚，嫁給一個你所不愛的男子這樣會有情感會有快活嗎？』

『人生，我看得很乏味，愛情，幸福，一切都是假的，愛情的結果，却原來是這樣，玉妹，你叫我怎麼辦？職業已經絕望，我年紀大了，不願意再娶你爸爸和媽媽來養活我，你想要我嫁給他，時間已經無容許我選擇的餘地，人到了絕望的時候，她只有這樣行，此後的一切一切，我都甘願指戴，錯並不在今日開始。』她沈痛地無可奈何地說。

『芸姐，你不能這樣軟弱，這只有自己吃苦的！』梅玉這樣說，但也想不出什麼好法子。

梅玉又向父母親大哭，『爸爸，媽媽，伯父伯母早死了，留下芸姐一個人，也够可憐哪，請爸爸媽媽好好招待她，『房主，誰不知是討小老婆的別名，你們不能就有一個可憐的侄女葬送，』她不曉得他不平

叔父皺了皺眉，看了自己的太太一下，沒有說話。叔母東瓜臉縮縮了，生氣道：『要你嫁老婢多管閒事，這是一門好親事，很多女子求之不得呢，阿芸該嫁和他結親，並不辱沒她，你女孩子知道什麼？』

『供芸姐不顧嫁她。』

『誰說阿芸不顧嫁他，他都答應了。你越大越壞了，讀書讀得通嗎？』

『一味同她作弊，不給你讀書，看你怎樣！』

半月後，張金和麗娘度蜜月旅行回來，楊慈淵和陳美在官酒家亦舉行婚禮了。

叔父馬上尋任起居郎，做每朝每夜，她拿出了的一大疊的關金券，瞞着眼笑迷迷的一張一張的數着。（待續）

# 樂音與文學

梁恒心

鄉居了多年，賞春雨，聽松海，有時步着月色，徘徊於丘陵草徑下。聽到樹間呼噓的聲韻，覺得感人甚深，極想探求這各種聲音諸美之所在。偶然翻閱幾本線裝書，發覺不少描述聲音的好文章，再翻汗裝的音學書籍，研究其成音之理與音之傳播，彼此間互得印證的地方甚多。特別舉出來，聊作參考。

進入應用物理學上說，「音之構成由於物體之振動，這振動引起周圍媒質之波動，傳播至耳，始感其音」。所以耳朵與發音體之間，實在包含着許多變化的因素。振動體物質之不同，可以影響所發之聲，不論弦、棒、板、膜、氣柱，其振動數在每秒二十次至四萬次之間的，都可以成聲。聲音根據質特性和改變亦足以影響所聞之音。音在空間可互相融合，周圍的物質凡與原音振動次數相同的，很可以引起共鳴。所以耳中雖然聽不到美妙的樂音，而不覺。

（續）

王國子水：「余嘗謂石有石鐘山者，人以爲十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置水中，雖天僕流石。」

退院而攬石亭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踪，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兩聲含胡，北聲清越，枹止響絕，餘韻徐歇，甫以爲得之矣。豈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獨以鐘名何哉？……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聲之確確然，奈何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遇乘小舟至絕壁下……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鍾鼓不絕。舟入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過至神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兩坐百人，率注兩多，激水與冰激相

吞吐，方有鏘坎鏘擊之聲，與向之吟噏者相應，如作樂焉。也。

碑學研究，最重要在於有懷疑精神。東坡先生其始便懷疑水中的石頭怎麼會發出這樣大的聲音，他以為縱然把一具錫質的鐘，放入水中，雖有大廣漠打牠，也不會發出巨聲，何況是石質的。第二層覺得李渤所訪得到的雙石，牠也不表示同意。以爲潭上許多别的石頭，扣之，其聲鏗鏘，無有聲的，何獨這兩石稱得起做石鐘的古董呢？至於寺僧使小童持斧向亂石敲打，他認爲這更胡鬧，他以當時士大夫的身份，能認以小舟渡泊，鑿壁穿石，駕船遠航，終於發現江心那萬中空而多孔的巨石，與水風相吞吐，故此發出巨聲。我們考究那石鐘發聲之理是屬於一種氣柱振動，竅孔之內的空氣，受水風交擊而生波浪，這和簫笛之理相同。因孔之大小不齊，而水風之壓力亦時變，所以發出的聲音，自然多樣而複雜；加以各音之間，又可成互生作用，而周圍的物質又跟他發生共鳴，怎不相應如作樂呢！我們記得初期的配音影片，因陋就簡，以電風扇的聲音而配飛機的槳頁的，覺得確鑿不倫，後來研究，知道飛機速度相當大，空氣擊拂的壓力也當然很強，引擎蓋上各小孔之內，也會發生氣柱振動而發出種類的聲音，這是風鶯聲所無，不過就振動和石鐘山王的正正相同。

聲和光同處，波動之一種。聲是縱波，光是橫波。光是可見的，其反射，屈折，散射，干涉等現象，顯而易見，其實聲音在空中傳播也有這些現象，不過不能比光那樣容易察覺，尤其是共鳴作用，因為有這些作用，反而顯得音之妙美。我們讀王禹偁的黃州竹樓記：

「黃麟之地參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剖去其節，糊代陶瓦，此屋皆然，以其直潔而工省也。……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

，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聞琴，子雲丁篤宜投壺，琴響鏗鏘然，若竹林之所助也。」  
董驥之繪既有趣味，破開以後，可以當作瓦片瓦筒的發用品而有餘是可信的。這種用竹片竹筒建築起來的屋頂，在今天要我這樣子建築的質物，自不容易。不然，我們可以附近代的機器，便地測試。何以竹樓之內，所聞的聲音如此讚美呢？照原文分析，急雨和密雲蒙蔽到竹背和管絃上，其音清脆當然無疑。不過單純竹的振動也不會怎樣和美。至於鼓琴，詠詩，圍碁，投壺，則聲發自室內，大概聲在竹樓之內反射吸收種種作用，必得算，激響時與，有振盪中，才能得很和美的聲。還有一層，竹筒之內是含有空氣的，恰是一具很好的共鳴器。因此相得益彰，這豈勃之室是愈發深邃的。

通常所謂音，共有兩義：一屬於主觀的，指由聽官所得之感覺而言，是為生理的及心理的音。一屬於客觀的，指引起聽官感覺之原因而言，是提

為物理的音。欲研究此聽怎樣和誰相應，怎樣對人頭腦單純由物理範圍研究所能達到。  
古人對於声音之理解甚其傳播情形，所知不深。但塞香烟，茶葉，清潔，在樂器未發明之前，人類所聽到的全係自然之音，如鳥類的啼叫，風雨波濤的聲，這樣都有二種別形容詞歸其事。聲迴歸於獸類的號叫，便分出虎嘯，龍吟，狼嚎，犬吠；獅是吼的，馬是嘶的。鳥類呢，其聲應屬「禽語」。陽陽學舌是小兒之音。諸鳥叱咤，是英雄的聲怒，下字極有韌勁。甚至於寫字時墨紙間的摩擦聲也就是「筆落似龍吟」。不過雞鳴犬吠是認為習聽的，說麻雀便更難言了。有些人簡直未聞過狼怎樣叫，對這聲字便無從捉摸了。物理學便把音質分出「音強」，「音頻」，「音色」三項。音頻是音波頻率，音強是音量，音色是音質。並且可以用儀器顯示其波形。近代錄音術和舞台聲音之發展，便得力於波形之研究。像英國倫敦廣播公司之「音樂之中以夜鶯聲為最美，竟派人帶了儀器入到深山，俟夜深時偷錄其聲，携歸研究。現在正有人利用波形來教學人識字，因為聲音不同而識的形狀便不同。」

至於驚聲，那轉成氣流怎樣使人立下。古詩有巴東三峡巫峽長，猿啼一聲淚沾裳之句，這便非單純分析波形所能解決。因為聲音之能引起人之生感，是人的一種藝術的。沒有藝術修養的人，聽了猿啼是不會立下的，或是某公頭裏的猿啼而非某環境下的猿啼，其感入也不一樣。

燕入遼河，「急雨不風，溼冷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衆皆爲之泣下，因當時一切的氣氛，如穿着白衣，各人都懷着很沉重的哀痛情緒，加以聽到這樣悲涼淒婉的歌調，正觸着各人的心事，心弦引起了強烈的共鳴，所以會一致潛然下淚。像秋雨淒淒，玄涼，那感動就比劉本詩深，推測之。悲涼，秋意是牧童樵子所慣聽的，不見得他們有若何所感。惟感情豐富而有藝術修養的人就覺着有感情化。正像詩人將景物感情化，用人人熟知的單音或詞句，寫出樂曲，其美妙之處非音色，音強，音頻，音長等特性所能盡。

樂與音樂雖有共通之處，但詩究竟不是文字組成，還可以用文字解釋清楚。音樂則只能聽，領悟的深淺，要經訓練才懂得欣賞，極不容易用文字描述。古人也有許多人作過這種嘗試，成就各有高低，現在介紹一般人常讀的幾段：

前赤壁賦  
蘇軾

「初淅瀝以蕭瑟，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物也，鏗鏘鏘，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舍故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歐陽文忠公集

「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弦弦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曲中無限事。輕撥慢撓抹復挑，初爲霓裳後六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灢弦凝絕，凝絕不

通聲洞歇，別有幽情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闊，四弦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惟

見江心秋月白。」白居易琵琶行

「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次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弦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淒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疎離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

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舜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鑑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印者

道其理勢，

寫其幽思，

照其人際，

亦有至者焉。」

比附陽像送楊宣序。

東坡先生寫洞箫以聯六朝遺音，沒有指揮所謂悠揚美。至於吹噓時則多用那種檣櫓之聲來遂與形容，兼寫出節拍之遲疾，轉音之輕重。送楊宣中的說琴師極力摹寫琴之音色，琴譜的情感。至於琵琶行中兼舉彈法，弦音，獨奏與混音之感情，休止符號之美妙，並用彈琴時周圍的氣氛來做標榜，胡適之先生以為用陳書舊套來描寫音樂，效果不會很高。他所謂老練游記作者刻寫的技巧，說牠不用套語爛調，總想鏗鏘新調，實地描畫，其實說是很成功的。我們看書中玉小玉說書的一段：

小玉一玉小玉極其失音，發聲時，唱子還合書兒，聲音初不甚大，但見聳入耳有謬不亂來的妙境；五臟六腑裏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暖伏氣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參果子無一個我托不暢快。唱子十載相處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鋼絲插入天際，不禁暗聲叫絕。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微詳迴環轉折，迴轉之後，又高二層，連接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雲來處西面攀泰山鵠景象。初音發長，率制臂千仞，以爲上與天通，及至翻到扇子底，又黑南玉門更在扇子底上，忽翻愈險，愈險愈奇。

那玉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段後，漸然一落，又極力開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峯半中腰裏螺旋穿插，頓弱之間，周而復週，從此以後，愈唱愈低，愈慢，愈細，那聲音漸漸的就聽不見了。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少動。約有四五分鐘之久，彷彿有一點聲音，隔從地底不發出。這大抵之後，忽又揚起，像東洋烟火向中間擴散，直上天，隨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聲飛起，即有無限聲音俱來，或破交那樣枝子的赤金打輪指，或大包小包同他那聲音互相和相合，中有如花鳥蟲鳴，姍鳥亂鳴，耳朵真不過來，本曉得聽那一聲的爲是。正在壞亂之際，忽聽森然一聲，格外鼓張，這時真下叫好之聲，森然雷動。

此段從聽者所得感覺寫來，使讀者就如身歷其境。若聞此聲，聽旋律的御場餘疾，音調的輕重高低，作者最會用譬喻，看他用登山，蛇舞，鳥鳴，東洋烟火等新事物來形容，而且由話文中沒有字數長短的限制，使讀者覺他筆墨新鮮貼切。再看與姑與黃龍琴瑟合奏的三段，更覺其美妙。丁起初不過輕挑漫彈，聲調悠柔。一段以後，散泛相錯，其聲清脆。兩段以後，那瑟之句挑，夾雜中與琴之絃注相應，粗聽若彈琴鼓瑟，各開合爲調，細聽如珠島一樣。此唱彼和，間來答往。四五段以後，吟聲漸少，難以拂拂。茶香涼涼，衣帶落落，下指甚重，聲韻繁異。六七段，間以曼衍悠游，其調愈逸。八九段，那瑟的妙用也在左手，看他有手發聲之後，那左手進退搖頭，餘音也踏着猗猗靡靡，真是聞所未聞。初聽還在算計他的指法，調頭，既而耳中無音，目中無指，以之耳目俱無，覺得自己身體，飄飄蕩蕩，如隨長風浮沉於雲霞之間，久而久之，身心俱忘，如醉如夢，於彷彿杳冥之中，靜默數聲，琴瑟俱忘，凡通見聞，人亦皆覺。

此處的寫法是從樂曲的第一段說到第八段，把每樂章曲調變化的情況，音色的個性，細細描寫。中段所帶及琴的彈法和西洋六絃琴（結他）的彈法相同。彼此毫無照應，學上所講的變長變張力法以求獲得和美的音頻。末段寫聽曲者的感覺較王小玉說書的一段更好，因爲寫出當時賞音者與彈奏出的音，其精神已混融爲一，達到最高境界的了解，心弦起響，劇烈的興奮。所謂「師聽之聽，聞弦歌而知雅意，並俞伯牙鼓琴，鍵子期便知牠是在高山流水，知音者應該要這樣！」

老殘遊記中描寫琵琶，給人瑞音素的一段也不錯，不過前兩段本質上，比蘇起來微有淺薄，實在也是好的。

黃鸝舉起頭來，在壁上輕敲的題詩，音律諧聲，委婉虛標，其時空氣漸稀，角聲漸低，惟餘清磬，響徹天宇。

問：「此曲者何？」海珠笑說：「此曲是從採桑者歸的。不但此曲為塵世所無，即彈法亦山中古調，非外人所知。你們所彈的是二人之曲，如猶人同聲號角，彼此會音，譬如兩頭蛇，此亦必當，彼猶此亦必當。斷不敢為徵為羽，即使三四人同鼓瑟，是這樣，皆是同奏箇箇有奏。我們彈的曲時自首臥彈，以釋妙手，本同此理。其彈的始終自成之曲」，極人彈卽稱「合成為曲」，所以此曲被宮，此角被羽，彈物而不相觸，聖人所謂「君子和而不鬭」，就是這個道理。和之一字，後人誤會深矣！」

和這歌譜譯大鋼琴再彈來演奏，酌分別量為也嘗以豫學曲「離子」的演奏，三樂器合着同一曲譜彈出，照此說來，只看第一回奏，扶琴者所發之音勢勁此酒微細，此若彼苦強難測可似「壯」和「喜」，「生」和「止」，更有些石斷指間疏疎，增加「花音」，但大體上仍互相雷同而不能改變，純未有以始奏猶此獨敘者，此諸彼弱的譜調。至於西洋音樂，他們研究出「三長和音」與「三短和音」，知道音頻成簡單比例的音，俱可協諸。斯類交响樂抑少小提琴聲，則與蕭聲不協和而所以相對，此殘壁亂中的攻守，似秦逐戲之筆，但其名非一，正確的指引，曲調絕單奏，不只琴弦之藝術，演奏者雙應以深得那曲中情感，丁等愈深刻則表現愈高，一舉一動無不與情感相應。身心融合為一，才能

三



# 春天的夢及其他

楊青

## 他戴上了灰色的放大鏡

他戴上了灰色的放大鏡

中央銀行的妙果，  
映進他的眼簾里。  
是那般地大呵！  
遮蔽了灰色的天。

可是，他却向我們說：——

從今我不再要那工五的高利貸，  
不再取錢才燒的算賬。

在我悲哀的意識中：

只有慈善家才是最偉大啊！  
好吧，儘管唱你的調子吧：

我知道你有一張甜蜜的嘴，  
這不過樣是

圓子阿我們親善  
認識到我們歡笑

那是多麼出奇的腳色哪，  
爲什麼在灰色的舞者齊長中  
却穿著權貴的服裝？

在悽楚的合奏中，  
却獨唱出快活的調子？

在失敗的不可彌補的哀史中，  
偏要掉進幸福的一頁？

在羣衆所譴責的洪流中，  
他的生命之舟要逆流而上？

「O君：你的文章真是寫得不錯，我很羨慕。」

我慚愧得說不出話來，低頭許久，抬望她一對眼睛，像一池止水的秋湖，在平靜的湖水下面

# 秋情曲

陳容子

當年接受她沈默微笑的人，如今是去得更遠了，隆拔尼爾摩的六月紅，又是一度  
墮謝，飛來紅開嬌豎地扶棄暮暉之後而結實了，甚麼時候再給我一個夏天，讓年  
青人的活力，重新培植起來呢！

「月到中秋分外明」，當明月的光輝，隨着時光的徙步而增暉，人間到處，彷彿陷入了無  
比的淒涼；但是時光老人，自古如斯，肅穆地在鐘聲的滴答聲中，安詳地跨着它無情的步履。  
夜半，被一陣急劇的波濤驚醒過來，我還在牀上，看看手上的夜光錶，已經是子夜三時半  
鐘的時候了，天上沒有朵雲，可以看到數天前秋月充滿的舊身，如今却像是爲西風吹瘦，帶着一  
派慘澹的黃暈；那悲缺哀殘的清輝，輕輕地撒在飄渺的船舷上，越顯得夜深人靜，使我想起了幾  
天前的夜裏，月明如晝，河上燈影與星光在橋欄映笑語喧嘩。曾幾何時，真是勝遊如夢，如今  
景象何乃淒其欲絕，教我對人生聚散存漫的容易，繫以無限的感懷！

正在懸喟之間，看看西北角那一尋牙角底，更撩動我無限的心事，我想：把激情的心緒，在  
漫漫的月照下鬆弛一下，也是好的。

如果月牙的角尖，能蛇牽撩人懷，在較為鬆弛的心緒中，我所想念的，並不是可悲的往事，  
而是如水的舊夢了。

乘着醒來的寂寥的心而惆悵！我撫摸着少年創傷的那顆心呵！

說來我那時還年青，不識世故，可是那時一對黑亮的眼睛，在一張白紙似的心幕上影上一幕

深刻的畫景。

那時候我還是十五歲，正在長夏國度裡的一家中學念書，那是一雨如秋的數天後，我在學校  
裡過了第三個中秋節，在中秋節的那夜，我爲月色所誘惑，和同房的一位W君，偷偷越過校舍的  
短牆，到隆披尼湖上去划船，沿月放歌；到了夜深，方纔罷遊歸來，明天，老師在黑板上出了一  
條「我過中秋夜」的作文題，叫我們寫作，記得我就把那夜身臨其境的情緒一一添錄紙上，而說  
是那夜學校沒有放假，我睡得很早，在秋月光輝下做了一個如此夢遊的美夢，殊不知這篇文章，  
却爲老師所賞識，在上國文堂的時候，把我夸獎了一番，說我勾描筆法逼真，把文章貼在課堂裏  
的黑板上，我和同級裡的一位莎諾小姐相認。

好吧，儘管唱你的舊歌吧！  
現在，你是這樣得意的唱，  
而且，唱得越响，越速，  
也就同樣的唱得越快完職上

### 故鄉之夜

寧願做個長期的流浪者，  
總是在美夢的土地上染了疾痛，

我也不會因此懷念故鄉外

懷念故鄉之夜。

我不會為那已死的屍體不唱着

招魂之哀歌

而我所唱的是

抒情的詩篇，長

我會做過故鄉的美夢，

現在，依然是在夢中：——

來黑鐵映月幕

慢騰地下來，

故鄉之夜

月兒隱匿了

人們在做着噩夢

沒有驚奇的叫喚

沒有犬吠

樣像一羣酒徒醉大醉，

他們的臉頰要和菜油燈的火焰比一比誰是更

，有一支令人喜悅的情曲。  
從此之後，我們見面，都遠遠地迴避，沒有說過半句話，除非那不可禁止的夢中，並非真實的晤對。  
一直到我們畢業了，共同在禮堂裡唱過那一支畢業歌。後來我回到國內讀書，她到菲律賓去升學，音訊便從此隔離了。  
因爲是老同學，大家便更親切地握手起來，真是「乍見猶是故，子恭各同年」約了。  
我在馬路上遇到她，大家都成熟長大了。  
年歲大了，天真消失了，想說的話雖更多，可是，我和她比過去更加沉默了。我到她家裏後除了鑒賞着她小樓上的陳設，許久許久都說不出話來。  
我想這是一種羞澀的心情裹住語言的吐露。  
最後，還是她先對我說：  
「C，我們如果回到洋行辦事，你想那是多麼快樂？」我靜靜聽着。  
「你想那時我們生活多安適？而且：黃昏的時候，一同到江邊散步；我們可以分期付款，訂購一架小汽車，如其步履感到疲乏，我們便可用汽車代步了。」思想落在窗外黃昏的夕陽裏徘徊，滿浴着金色絢爛的夢境，我仍然說不出心中所想說的話來，當燈光顯示夜色已經瀰漫，我靜默地離開了她。  
天色已經灰暗了，看不清這位年青女主人的面貌，她用怎樣的面色，送我出了房外；回到自己的寓所，美麗的想念，已悄悄地減滅在黃昏逝去的霞光中。  
我不能還從一個少女的喜悅，在我的心上，有着一段空漠的苦感，而另一個較有熱力的希望，它忽然填滿了心頭的空虛，引我步入另外的一個境界。  
那時正是臺灣機事變不久，我忙碌於海外救亡的工作，而且有一次爲了工作，我回到香港來。不忍以自己的所欲，而影响到莎謠小姐，回到香港雖然只有三個月的時間，但是我却沒有向她辭行。  
這是一種傷心，還是一種報復？我不懂。當我回到家，我曉得從那時起，她打從我寓居經過，從不擡頭看望，而且有幾次在路上邂逅，我很高興的舉起右手來向她招呼，但是她也很冷淡，的迴避了，使我感到有一種無可訴說的苦悽而咬着下唇。深沉的搜索着自己的過失，或者可說是許多日子的過去，在有工作而忙碌的人們，並不感覺冗長。  
如是某是幾個月後，秋風吹轉白雲的日子，「天傍晚，無意中看見一對青年情侶的影子，而且在我寓處的門前，反復幾次的散步。

而呀地呀地呀哩着……

來喎！賽賈

這是你好的玩意兒喎  
你一生會醉過多少次？

遠遠的數陣雄獅的啼唱，  
雀鳥掠過空際，

并發出尖銳的音響。

黑暗退縮了，  
光明之神脫去了大地的假面具  
朝陽在紅色的被褥中張開

農人拖着老了的耕牛，荷着犁耙，

走向田野

走向正待開墾的荒地，  
而在這裡，永遠的

春天的夢

永遠的沒有春天，  
然而，我却在做着春天的夢。

我夢見我跑向幸福的原野，  
那裡魔王作爲我驕傲的坐乘，

我沒有帶來人類的恨淚，憂鬱，哀傷，  
以及偏善的同情，  
而我背去的包袱

是裝滿「愛護」與「自由」。

在這裡，永遠的

永遠的沒有春天。

然而我却在做着春天的夢呵！  
快活而甜美的春天的夢呵！

## 顧影

長弓

我住在不經意的驚惶中，覺得她的身影極其熟稔，走出門口，探首注望這對青年侶，剛巧這女的有著無聲的轉過頭來對我沉默的笑了，隨後，又慙意的擡轉頭去，我接受着她沉默的微笑；心頭泛起一陣難以申訴的難堪，暗黃的黑暗而沉重了。

墮落尼湖畔的六月紅又是一度燦爛的開花了，那年熱國的盛夏，正是我重新獲得更新的生命

，由海外回頭宣傳活動，而歸國參加實際的戰地生活了。

我爲了莎翁小姐，棄繩下拏鬚，而孤寂地走到一間小館子，拿出一杯酒來獨酌，我祝福那個青年好好地開始消遣理想中的青春，也祝福自己，好好地回到多難的祖國做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業。

但是，面對着永久，她的微笑并不笑得最後，笑得最好，當那個年青的新侶離開了她，她繼不起情變的撕折，終于隨着降坡尼湖畔另一處開放的六月紅而萎謝了。

對着一個已經蓋棺斂魄的靈魂，她再不能培植起我年青的熱力，我也不能空虛的施捨以眼淚或情感，因爲一個歇息了的靈魂，是沒有了再爲她可以悲哀的了，那悲哀的却是還是我，因爲事業未成，頭上的銀霜已漸入挺秀……。

# 改造性的懲罰

黃學勤

## 一 澳門生活的斷片之三

車上面在飛跑，阿拐一面揮手在他的飛機短衫裡頭，掏出些膠布和一盒兜安民藥膏，和一把日魚刀。他親手給混蛋敷藥，如同他，阿拐，在自己的靈魂的伤口敷上兜安民的一句，他把膠布的小片撕開來，叫阿姑繫住止頭，輕輕一刀割斷牠，又親手給混蛋封好口。

「你真好，阿拐！」混蛋感激着說。

「你叫我去燒火坑，入煉獄，我也去做，去賣力。」

「屢帶什麼？真是真是混蛋！你去入地獄？這不是地獄嗎？真真的，我正在補綻一下我自己靈魂，和你的，我們一起上天堂去，巴？」

阿拐收拾好小刀，腳布之後，就由左側裡袋，掏出火柴，和一包三

確台，她又把烟捲分派，每人一支，守望狗也由車窗爬過來拿烟捲。

「因為我不吃煙，對於他們還為天堂的組織，保持不干主義，」

守望狗一面把嘴裡咬住的烟捲湊近阿拐在捏着的，還是燃燒着的火

柴，點火吸烟，一面說道：

「烟味不錯，阿拐，這是混蛋他的天堂的極其講究的引導。因為他的天堂是在中央酒店的頂樓的道友煉丹室裡頭擺檯，可是你不應該帶他

阿拐，上真正的天堂去，唉！他剛才向把守真正天堂的門口那個披上

自頭巾的天姬叩頭，因此他就吃了這種懲罰。」

「那麼，」阿姑也來湊趣。「我以為這倒不打緊，向天姬叩頭倒不打緊，他要是不侮辱仙女，要不調戲天上仙人，他要不跟小童他的媽媽

陽春，他怎會惹起這樣的奚落。」

這又惹動小鬼們的嘲笑，伏在車籠上面的浪裡汎洋也在學鬼叫：

「混蛋，你快謝謝阿姑，因為他帶錯了路，你才能够享有這樁桃色的案，你才能够跟天姬結了這份良緣……」

「唉，謝謝你，阿姑，」混蛋把燒了一小半的烟捲，對準那個飾着一條條的刀痕的，給搗扁的額頭，下死勁地一拋，阿姑却是一隻那樣的

狐狸，又眼利，又舌敏，他把飛駛過來的烟捲輕輕地順手一撥，烟捲就飛出了車廂的左側的一個破洞，並且廂中比目魚他的還沒有有據的眼隙，這使他悽慘厲厲地喊殺聲，小鬼們却在嘻嘻哈哈，却在喝采助興。

比目魚剛巧有點感傷，傷風，他把手指捺住鼻尖，在夾來鼻孔：終于捺出一把鼻涕，和着口涎，他悄悄溜過去，嘴裡嚷道：

「來，混蛋，真好蜜餞。」右手也往前一撒，就把口涎，鼻涕，撒滿了他的臉面。

跟着是那麼一個大觀，大騷亂，翻沸着，滾沸着一片的哈哈榮哈，混蛋呢？倒在大廳，大號，大罵，撓着在跟比目魚拚命，打架，打得車都左碰右撞，快要翻倒，幸而比目魚還趁機及時來解圍；他宣佈車已到了石歧，阿拐也在努力於維持秩序，一下子把混蛋制止，司機正在把車向長驅駛，但阿拐吩咐停車，他就在車上召集會議，司機發表意見說道：

「我們首先沿着河邊走一週遭，五奶奶是找不到，再回車到市面巡弋，搜查，好不好？」

沒裏洋洋主張：

「看情形，我們同納粹一樣；我們需要閃擊；需要一個別動隊到市面去，遂即旅社去搜查，遊弋。」

阿姑贊成別動隊，他願意參加，可是我們該用什麼名義去搜查？混蛋提供意見：我們可以說黎喜賢叫他們堵截逃妾，追回她偷去的資本和金錢，阿拐笑道：

「這可使不得，他們要是拿不出確據的搜查證，人家只好鳴鑼喊賊。就是不搜素，而他們威脅上門去查，已便使人懷疑我們是暴徒，是光棍。我以為最細膩，最妥當，還是組織一個間諜網：我們最好擴散去活動，各個個據點去偵查，去遊弋；這樣的閃擊，可能得到雙倍的効力。」

比目魚搶着說道：「那是再好沒有！我擔任發發榜去偵探，因為

我認識牠的挑水夫老趙。

守望狗也精願獨自到比谷旅社去，因為他認識店主的三姨太，土鱉魚。他們老子決定每人擔任一間旅館，並且順便巡一下各個橋樑，各開茶室，每張攤抬，和每部戲院。車呢？如今車只載着我和司機和阿姑和阿拐。牠駛向船隻，訪查清奶。牠首先駛向天字碼頭去訪查並門渡，那時江門還沒有失陷，還是一塊乾淨土。

一下船，牠已駛到碼頭的斜對面的街角，司機留在車上看守，他們這個下車，一溜烟爬上去渡船去做生意，他半檢視每間船艙，和房房和眼場，却是閑靜，不見人影，別說五柳的精影。

阿拐問問賈房是他的，他有七分鬼氣，江山什麼時候開船，鄉里？」鄉里說船剛剛開走了，阿拐頓足叫命苦，嘆氣。

我說：「這倒不打緊，她要僱船走，阿拐。我相信——」他不扯

謊，他是實人，也

他們沿着河邊，土不下，查問過好幾遍，末了，他們再一次查問到碼頭來，說老實話，那是離開碼頭尚有三四十碼的所在，他們正在跟一個六十來歲的駝背疍家婆，諮詢，叨嚙，短時間，背後一個小孩，他還未滿十歲，應聲說道：

「啊，先生！他曉得你在我找什麼？」他似乎能够獻給你一些幫助，他剛剛在碼頭上頭看見一孖情侶：一個披上深褐色龍旗袍的少女，和一個懷著銀紅白花閃光綵約西裝友，眉挨眉地給擠在人堆中，跟人流渾渾沌沌地朝江門滾滾。

「哈哈哈！」誰在笑？

「哈哈哈哈！」鬼頭，你曉得我在說什麼？」巴口？情侶，先生！不錯，我也見過他們，但他們的裝束時，孩所識的並不是這樣其實男丁是擺着一套余褐色的嗎？四裝。少奶奶呢？她是披上一件銀紅白花的閃綵長方臉却是清秀，並且白晰：

「哈哈哈！」鬼頭，你曉得我在說什麼？」巴口？情侶，先生！不錯，我也見過他們，但他們的裝束時，孩所識的並不是這樣其實男丁是擺着一套余褐色的嗎？四裝。少奶奶呢？她是披上一件銀紅白花的閃綵

的旗袍。闪光的是的，閃得那麼明麗，秀媚，那麼魅惑紛披，這使我也不想她的才郎，而且他們並沒有想搭江門渡，他們僱船走了，如今她們在快艇裡頭互相擁抱，左顫右蕩，不亦樂乎。還好在快艇走了不遠，並且不比我的艇這樣快，這樣骨子，暖和，舒服，好玩。你不想去趕他，先生？你僱我的艇，順著急流，你管不到半個鐘頭。你必趕及她和西裝友？」

「那麼，她們的船睡水鴨，如今放在那兒？」阿姑少不免有點疑心，提出質問了。

「呵呵，艇仔妹已把水鴨運行李通通搬上快艇去啦。」蛋家妹給阿姑釋疑，

「唔？」一溜汽車那樣重，光是艇仔妹怎能够搬得動？」

「呸，你真是一個混蛋！她們的快艇是一隻二號舢舨，不僅是汽車一部，艇仔妹和她的男人和車夫兼把少奶奶的皮箱，箱頭，水菓兩籃一起扛上船去，嘿！」還有，我忘記了一個馬桶。」

「阿哈，小母猪，你春情發動。」

「誰又在嚷？誰又來一個新作風？」在說話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蛋家娘

。她一咬嘴唇，擦了一臉的白粉，還剛能裝飾她的子臉，一些映襯，好似烏雲托月，又好似陽光曬進了一個暗室的。一頭黑沉沉的格子裏。她那一頭中間分開的，青波掩映的短髮，襯着白粉，真是綠葉成陰，真是一瞬在晴天下的一个黑矮林；可是每根短髮的連住頭皮的部分都白了半寸，如同生瘡，蟲癩，每個樹頭都墮了白灰。

「阿哈，小母豬，你春情發動，你應該到永樂友寨去賣笑，找猪公，這兒是青天白日，不准你胡亂賣弄。花生，你別相信這花頭鬼，她想兜生意，引男人，也就胡說八道，無所不為。少奶奶他倆一孖一孖地時常到這兒閒逛，玩耍，每次駕臨。總是我掉她們遊河，消遣。因此我跟她們是很熟習，親暱，友好，她總在這兒一舉一動，我自然無不知道。剛才一孖情侶駕着電船溜走了，有些人說他倆要到廣州，我却曉得西裝友在護送少奶奶到江門去探望母親，她母女倆原是江門土人，因何你看那

是什麼，先生。」

蛋家娘睜着眼，蓦地伸出右手指住下流的水面，我們掉轉頭去，也就瞥見成千累萬的人兒站在許多的小艇上頭，圍成一個大圈，在圈子的範圍內，如同青蛙戲水，許許多多的赤光光的蛋家，星星點點地浮在水

面或是水底下，霎時間一個又一個，由水底探出頭來，又霎時間一個又一個沒進水底去，露出來，自由自在，

「好了！」老爹娘往下說道：「其實少爺他無非沒有許多行李，連一隻手抓住一個圓魚皮製的銀包，他左手拿着一個支箋，一面跟着調情，一面微醉，雖然船已開走，他卻還站在船頭向我招手，依依不捨地跟那故交。他不曉得其情慳的驟然跟他擁摶，驟然跟做親類，他下意識也把他一推，這樣他猛烈地跟汽車碰撞起來，小車撞倒木板，又撞到汽車，一卷飛出船頭，一半掉在水面上。如今他們還在那兒打擗汽車，打擗落半段。

這玫瑰起母個女驕勁，有些豪承驚異，有幾嘆嘆哈哈，有些却說這還  
是十頭極其能害的戲弄。爹家娘又往下說道：『  
——怎樣？你們想不想去趕她？』北門也是我的老頭，那兒還有我的老  
娘？少奶奶的戲，做過同主人的角頭，你儂我的挺去趕她，你一定  
能够如意以償矣。』

和浪裡牛爭劫草，那牛打轉，明白那兒纔不是在打轉。東道等著向劉知市面回來，也跟劉知政咬着，劉知政也再請了幾句。劉知政果然集中人手，批外捕公一個命令，我也挨近他來去，我待要多加些兒會議，劉知政却說：「他還然猶自切齒，豈容再頂着我？」便吼出一聲殺氣，我立可地倒退了。誰知事情也變在那一剎那，一會兒，他們匆匆散開了，一會兒，都到草場上跑，我呆呆地，蹣跚地，就跑回自己的座位，宛若漠好落塢。

喜得大喝道：「跟着風騎一陣頭，一陣底，我們不枉風在  
似大批驚醒來，捕捉小鬼們和罪魁，跑啊跑，車老不休止，若是飛  
跑，就沒歇眼，牠已跑進了一個曲曲折折的山坳裡頭。這兒，前後顧  
都擋開了，山凹，擺開得亂七八糟一條窄路，況且曲曲地把我們引到山  
坑的中心去，好似同方雖然全氣，雖然怒火，如今也消心忘氣，扭轉我門  
到牠的必死墓頭，叫我們勘查，認清牠的第一個角落，每一些彎彎，車  
如今森然縮住，牙齒咬地全張下裏，想要尋險撞撞，又借天然的掩護，  
向營營闖火，向他們逼射，阿拐不生氣了，倒跟我握手，說聲再會，好  
朋友，小鬼們個個也是如此，也跟我握手，我說是不是要準備後事！雜  
色鬼笑道：

林寒都明白了，「可是這樣呆着我還要問問，也因為誰都做不到阿  
拐會下這樣的毒手，所以生命就要抓住最的一後稻草。  
你不想把我送在路邊嗎，阿拐要是如此，你們可以和她去警察  
的追捕。」

「是的，真對不……」一旁望狗叫開口說：「不，不怕不怕！」混蛋又打斷了他話：「如今你快高升了，賤骨頭，升，升，升，你還怕什麼警察，或者

那獵，快去高升！」比目魚伸手指指最開在牆的右側的一塊小小窓地，在空地中央，讓我們可有六七丈遠，拔起一個小圓堆，紹徐地拔起二三丈高，又小又圓。

「那個你快去高升！」我下意識地背誦了比目魚的話。  
〔算的上總是係高升的讀題。」

「啊，我明白了，阿拐，生命本來是值得詛咒，我謝謝你，你終于能够滿足我的真正的需求。那麼，我們再來握握手……如今，我們太熟了，可是我們還是好朋友，因為你最後給我打救，確鑿能給我的靈魂

「指當先，再一矛跟死徒鬥，勝過手之後，我就開就跑，向空地……」  
不等向空地的智泉跑，那兒子已在向我招手，早早他已在那兒  
等候，三步兩步，我已爬上了小圓凳的尖峯，如同登壇拜將，掉轉身子  
瞧瞧，我瞧見了每個小鬼的手都抓住一支筆，左手輪李精，最後一陣揚  
還跟我生些友誼的表示，他說道：「掉轉頭去，別向我們正視，」

也照辦，也跟我表示好意，他也狂嘆：「你或者緊緊地合上你

我說：「不，快來。」我挺直腰，睜大眼睛盯住他們，一聲不響了，「Good-bye，澳門。」

「呵，公公，你稱呼我做蓮花；你說花打救了你的夢魂，打救了你。」  
的蝴蝶，這些全是廢話，你何時躲開了我的監視，要出這樣的一套！這也是我的話。

這也是沒有好處。這可能就是一個有錢的、富于知識的、有教養的



# 白虹 次文 長篇連載 全首 沈浮

沈浮

## 第三章

新舊年過去了。新舊年，這兩年，在中國人心中深植着最甜蜜，溫暖，歡樂，舒快的大團聚的節日，漸漸地臨近了。時在年，季節跨進了隆冬，天氣是怎樣的？是中國第四年的這個冬季，天氣是怎樣的？不下雨，氣候極乾燥，天空仍然是和秋天那樣晶藍而深高，在馬路上一陣北風吹過，就捲起一大陣黃塵，如果遇到寒流，真把整個城市吹拂得迷迷糊糊，混沌混沌，尤其是公共汽車或私家車子，駛過後，拖開一條條毛茸茸的塵土尾巴，不特撲拂得馬路中間的行人，睜起了眼皮，擦擦着鼻子，恐怕它撲傷了眼睛，就是在騎樓下行走的過客，也時常會給那吹捲過來的塵砂陣，迷得張不開眼，要跌倒。

在珠江輪上的來往客遠遠地眺望這城市，幾乎是這大城瀰漫着黃霧，或許是火燒後仍見到殘燼及藍烟，映着陽光的慘景。

她坐到了船頭，她望著黃塵迷漫的馬路回到寓所裏，放下了皮包，脫掉衣服，方知道也溼上了。肩頭的瘡垢，摸摸雙頰和頸項，指頭上覺得有數不清的凹凸，她發覺，她發覺她要出聲喚，她用手指拍打著她臉上的風塵，隨即看見一盆水洗去了臉上的塵垢，然後舒暢地坐在扶手椅上，還會着今天發生事中的驚詫，她看著怎樣變化這新新房。

窗子上糊着玻璃，透闊房子的板太稀疏，應該要糊上一重紙，壁上也太空白，不能吊掛沒有寫的圖片和字畫，也應該要糊上一些，那窗子粗格子，花布還算著也不甚調和，需要轉移一個地位，那樣子放在門口的側邊，也太難看，非得把它移到門角那邊去不可……他心裏在想著，預計著，改變一下，這樣，玻璃的街道，遇到她比原來的調和嚴密時，隱約就牽起手來，可是安放了日子久了，眼睛和感覺的習慣性，每每抵抗著他的更易，所以，她才以後覺得不如前時，改移到原狀，當然又不滿意，再改換新方，移來移去，累極西擗，幾次到隆冬天氣裏的轉頭，顴上也露出了發光的汗珠。

結果，還是和原來的位置差不多，所不同的茶几移到入門的右便，和窗子旁轉貼幾幅畫在牆上，寫字檯上面的壁間貼上了一幅從文學雜誌上割下來的音韻金的畫，她說：「這最大的星形！」她聽說必要時用寫毛筆字寫月亮的陳落，才準備婚姻來了，

她問他：「你呢？」她想起她那安寧淳厚的處女時代，她說：「我喜歡於他那冷峻的詩意的交情……」

她把身子佈置好，安寧淳厚的處女處境上，在牆頭上，她說：「我喜歡著他的愛慕，那美滿的多情的懷抱，那月亮卻象徵今後會和婚姻圓滿，然而想到普希金和那顆巨星，便想到將來會有一場悲劇，他想到這裏，心頭有一陣顫抖，因為韓聰已演過

腰痛癱瘓的主教，到現在一想起來，會更添惶惶沒有身事進深的情趣。

她正在這僵持的處境中，她不知來客是誰，但僅僅相信不是婚姻。

她交錯的禮貌，她本來的禮貌，和一些禮貌一樣的東西，穿着淡雅的西裝，架著從認識以來就有的「臨近視眼鏡」，與她特別好的走了進來，談起一面對物的關係，他是不很喜歡別人的報告，總愛來說他最近的新計劃，他說他最近負責王編一種「先河」綜合性刊物以外，他要創辦一種純文學的巨型期刊，他不認為刊名好，也而過請藝術設計稿設計的封面，樣本討好，他在韓聰的面前，一時抽着烟，頭向顙地期待着韓聰對他說新奇話，他說：「我為何要如此？我為何要如此？」她說：「我為何要如此？」她說：「我為何要如此？」

心也靈自感難受，說：「過甚其辭，沒有，沒有……」笑指着對方責是非知己的說話，彷彿對於這種盛讚，愧不敢當。可是，假如你對他忠實點，說出自己的意見，或許認為有不滿意，需要他改善一下，那他就會馬上低下頭來，察着所指誰的地方，羞愧地低頭，他本來對對方的意見，均聽之不能完全領出來，所以往往急得滿臉通紅的，樣子是令人十分不舒快。

褚鵬是做事精細而遲鈍，外表顯得更頑強的一個讀書寫作的富翁產品的吝嗇鬼。韓聰摸得到他的個性，但是好些時候又不肯十分依順他，事都以禮貌的一好好的稱贊他，比如今天，褚鵬把新刊物的封面樣子給他看，並出於他本意的誠實，希望褚鵬能實現，因為他對於創作的計劃很多，而且很大，大到方整奇和鉅幅，幾年前聲言要寫下百年舊事的傳記，怎樣分為四部，每部怎樣分章分節，納入那些偉大的內容，然而，這是褚鵬的空砲，放來放去，只是嘴裏兵兵兵，而事實上，卻一輸半輸的看來，他在他的書案上擺過年他親朋好友送給他的郵筆等到了一個時候，褚鵬不是他自己放棄，朋友替他提起的時候，他必然的說是資料散失，或許是沒有幾年寫作的生活費，或者工作繁忙，心情不好，甚至

推卸責任給某家小姐，分擔了他的精神的時間。

文，這次褚鵬到韓聰的寓所裏來，他也不消說除了，褚鵬告訴他未完成的計劃以後，又與元寶操作玉，寫成幾個中篇小說、一個劇本在他的新刊物上，刊載。他給他題名來，他也說出，韓聰人不識字，很富詩意，而且他說這個人物是個很熟悉的，前面可以寫得好，韓聰自然是頭頭懶，乘著他趕快寫好，才能夠趕上。

談來談去，又談到年輕女子的問題，原來褚鵬報告他最近結識一位小姐，前天到江門去了，大約多一二天，就可以回來。他說他現在將近三十的年紀，需要有個家了，是的，韓聰也贊成他的心的，褚鵬也不過，韓聰聽他這樣說，便說：「你說的對，我以為你太的數財開銷，會現在，褚鵬這樣自信地說，只要他願意，什麼時候都可以結婚，這或許不會錯，錯的還是褚鵬他自己猶豫不決，躊躇而無勇氣和主張，他擇偶的條件說他高，他以為，很可能，說他隨便，他卻又非常認真，因為十全十美的女子可以說根本上就沒有，假如就有吧，褚鵬是不是可以碰見，碰見了，不會愛他，因此，在時間的鏡子中照久了，在褚鵬的心目中每個女子都有缺點，所以在她嘴裏吐露過誰都有可能結婚的漏洩，到後來她們或和另個男子結了婚，或冷了希望離開了他，而他自己却仍然是。一個單身漢。

褚鵬聽了褚鵬的計劃，和戀愛，他笑了，媚嬌蜜語的心，格外興奮起來，把前前後後和媚嬌的奇遇也洩漏了好些，不過，他總不願意把媚嬌約他星期天的會晤說出來。他是極端直率的人，凡是你要作什麼，事先總不顧和第二個商討，他認為說定了以後，好，他說，他說，無論如何打氣，彈性總不會極度的堅強，故和媚嬌密約也不肯說出，而褚鵬極力的鼓勵他約會，而他因為有約在先，對他的鼓勵便有煩惱的感覺。

正在這個時候，楊光走了進來，爲了他送了一篇稿子給褚鵬，還未進門來就問。

「老韓，文田出版了嗎？」生活比你們的後輩，却早過你們的出版了。他聽見了褚鵬在那裏，隨即向褚鵬打招呼。又說下去。他們真是迅速，確實……。

「我剛才到過龍溪書店裏都沒有見到。什麼時候出版的？」褚鵬有點不信任，同時爲了有自信也帶點譏諷地說。

「老是接到封皮就是信，我以爲你瞧見了的。那知你是迅速而不確實。」

「你瞧見了？」韓聰站起來，急欲明白地問？在什麼地方？

「我是在今天報紙在出版消息上瞧見了的。」

褚鵬和韓聰緊張的神經，馬上鬆弛下來，韓聰，表示失望的轉過身去走到床前，褚鵬則不耐地向他唱人身長脚短的歌形樣子的楊光，帶點譏諷地說：

「我以爲報紙上刊了消息，一定是出版了，你是報館裏的編輯，這樣發表了不盡不齊的消息，是應該要負責的。」

「我瞧你真是不懂新聞，那則消息我也瞧見了，小編程是一句可出版。」可出版是包括有如無特別原因的寒風，今日不報，明天當然有。

它的內在的原因了，所以，你的「以爲」是倚賴性太強，「一定」也過於武斷了。尤其是說到負責任，這些小小的消息，在你楊光謹慎重要，在報社本身以及整個社會上來看來，這出版消息是非常渺小，難道每個編者，對這些小問題的新聞稿都要探詢清楚才敢發稿嗎？況且——褚鵬說到這裏不屑興奮的戛然停止了。

——況且，他是××副刊編輯。韓聰轉過身來，補充證明的說了一句，他知道褚鵬心頭對楊光的責難已太不高興，所以，瞪着眼對他道，你不能一口咬定不盡不實，同時以負責不負責亂責怪他。人哪！

——就是做市聞版的編輯，難道這點小責任，——便一個不會看報的人信以為真，這點責任都不敢負？這真是笑話！

在起初，褚鵬給楊光不分皂白的擔白似的指責，週身難過，及後把心頭的鬱火傾吐了一串以後，才覺得舒服得多。有了這個動機，他便聯想到：

前些時，楊光寄給他一束稿子，褚鵬不代他刊載，以後楊光託他報社裏另一位同事催促他，一定要和他發表，否則則將原稿迅速退回。據褚鵬的同事轉告，楊光對褚鵬橫壓他的稿子異常不滿意，彷彿是非登不可神氣十足的反感。是以褚鵬在這個時候便進一步的說談了。

——比如吧，你送稿子到我那裏，像這種熱誠，我是極表謝意的，但是，這稿子是不是適合本刊的要求，那就不能怪怨編者了。而且，一個副刊的編者，是一個報紙的副刊編者，不是幾位朋友或某某報社社長私人的編者，各方面的來稿都要採用，不然，便會被作者目為包辦，以後就渾沒了。

——我從來交文章給人，也沒有命令編者一定刊登的……

——對啦！一個編者總希望認出好文章介紹給讀者。文章本身就是真理，朋友的感情好壞是另一回事，不論彼此間的情感多好，如果寫得文章不好，亦無法說它傑作，反過來說就是不相識的作者，甚至是文敵，要是他寫的是上乘的作品，我們仍然說它是二流出售的文章。

——我沒有催你發稿呀！楊光很難為情地，囁嚅着說。

——難道若會會自造謠言，故意挑撥離間，這點我真是不信！

褚鵬因為不願意說出來的話，終於痛苦地說了出來，滿臉通紅；楊光則因為前些時確是對老曾說了那些話，現在轉述給對方以後，今天出乎意料之外，再轉述出來，感到萬分不好意思，臉上也泛紅泛白。

褚鵬感到局面太過緊張，恐怕再談下去楊光會太難受。尤其當褚鵬做副刊編輯不能使人滿意的地方也太多，好些時候向朋友索稿，稿子寄去了以後，責任心甚為淡薄，有時已不發表又不退回，這篇去請問不消說是不見答覆，就是面催他也只有推說我替你慢慢地找吧，結果，仍然是沒有細下文，所以許多文友都不願替他寫稿暗地裏罵他；稿子進了他的編輯室，就像進了牢獄，很難望超生。

——他是很認真的。褚鵬對着楊光指着褚鵬，就是他那兒的女助理編輯的稿子，他雖然是很愛她，可也沒有全數跟他發表呢！褚鵬用這種硬裁贓的方法，希望把褚鵬的心情撥轉另一個方向。

——黑：——你不能這樣說呀，我和她是同事，有什麼愛她很愛她可謂呢？果然褚鵬起來申辯了。不過，她的稿子，我的確是一視同仁的。

——誰說你有時替他寫過文章，那篇文章是她學我的筆調寫的，當初我瞧見以後也好驚異，因為有些句子的裝置和語氣，都是我喜歡常用的。

——她說，你現在也和一位女朋友寫文章了。楊光聽到這裏也擡頭說話了。

——這是誰說的呀！褚鵬頗為驚奇地問。我根本就沒有女朋友！褚鵬咀嚼着韓聰的話，那篇用李珍的名字刊用的「迎春曲」，又是用女子的第一人稱寫的。前幾天好幾位朋友都譏諷著你

——的女友寫的啊！

不是的，這是我的筆名，難道我不能用女子的第一人稱寫文章？爲了那篇作品把它當散文，是以改了筆名，如果長一點一把它當小說發表，那我可署我的真姓名了。

韓聰原意想爲他倆解圍，想不到自己反而給這兩個人調笑圍進了核心。然而，他很泰然，因爲，他確實沒有這個居心，如果說是當年，韓聰則確是做過代捉筆刀的蠢事。

這樣，拉拉扯扯，無所不談，直談到深夜才散。

## 第四章

這幾天，韓聰爲了出版的準備，特別的忙碌，除了辦公的時間以外，一時跑到印刷所催促工人揀版，一會又取回一大堆稿子細心細緻地校對，一會又到書家的家裡請他設計封面，設計好了又送到圖書店裏揀點刻字工人如何刻得傳神達意；一會又托負責藝術的同志寫藝術標題字；爲了增加收入又請求朋友爲這雜誌招登廣告；爲了時間逼迫，自己也找一點關係親自出馬去招拿，一面又要和本市可靠且發行網廣泛的書店接洽總經售商訂辦法；同時又需要趕寫徵文，到了更深人靜的時候，韓聰爲了刊物的銷路，還不斷地和各地的朋友寫信，另一面又要爲下一期的稿紙，顧慮者們寫徵稿倡稿徵文……上至主編，中至發行外徵稿，下至校對，雜役的工僕，完全堆在他一個人身上，雖然名譽負責的人好多，排列起來一大串，可是，這是賄賣，盡義務而無酬報的工作，大家都不願意做。韓聰爲出牌月刊雖是忙得不可開交，他心裏却是莫名的高興和鼓舞。

因爲，他是熱愛精神上痛快生活的人，他是與庸人俗子無爭，與高尚神聖的事業却不肯放棄，輕易退却的資幹苦幹的文化戰士，以前他做文化園地的主人——自食其力的園丁，及後因爲時局的急轉，物價的狂漲，漸次變爲僱農，和現有的文化地主，批過一些園地來耕種，再後連佃農的資格也給取消了，他是多麼痛苦於清閑暇棄而今，得到了一個朋友信任和資助，使韓聰的心燃燒起奮快的火，冷冰的血液解凍，——恢復了園主人的地位。一個月來，瞧見許多大學教授，名作家嘔心血的作品，爲他的刊物而動員，集合，歸隊，組訓；許多印刷工人爲他而奔忙，旋轉；不久連書店裏的老板，店員爲它而擺攤，陳列，託腮，他要，更有無數無數的讀者購買了他編的刊物，互相傳觀，或繪心齋讀，更有許多同業引起了深切的注意，互相觀察，批評……韓聰在忙碌之餘，想到了這裏是多麼的舒快呀，彷彿事業在他的心眼之前展開了一幅輝煌的遠景。

等到兩眼昏迷，頭顱沉重，全身都給疲倦殘酷地虐待的時候，許多生活上的瑣事：掃地，烹茶，洗內衣服，買香烟，打水洗澡，鋪被掛帳，……非親自動手不可，是以韓聰心裏發出了一個真實的呼喊：我要體貼，我要溫存，我要愛情，我要心靈的慰安……在這個時候，是以他很自然的又想起媚媚來了。他想：媚媚是多麼可愛的、溫柔的女子，只消她的臉色輕輕向我一看，我就会發出舒快的微笑呀！可是媚媚爲什麼不約早一點的時辰半小時的時間在煩惱人的感覺，是和五年那麼長的喲！恐怕媚媚對我是沒有情的，不需要我的愛的吧，不然，一個多月不見了，爲什麼不提早一些日子呢！她忍心叫會晴的時日拋遠距離，相信她是肯讓心的距離拋遠的！

這是星期五的晚上，韓聰跑了半天回來，浮東把復稿重抄一遍，明天早上送到印刷所去，那家印刷所的拂子工人有幾個程度太差了，稍爲刪改和潦草的字體，便拂錯了，每天復校的時候錯字纏綿的字句很多，怪花費時間的。

剛要磨墨，韓聰急就地見房子外有人叫他的姓氏配有一「先生」的稱呼的女人的嬌音，接着便有指頭輕輕拍門板的督督的音響，他穿好了西裝換的一聲推開了房門。——呵，哦，原來是媚媚。

「是媚媚啊，是媚媚呵！」他的心這樣歡喜的呼喊！

韓聰的心開始跳躍，他的語音開始不流利，他想熱烈地擁抱她，她想瘋狂地和她在一起，媚媚，笑容滿面的媚媚，屹立在房門，她的態度是那麼矜持與莊重，說「請坐」，她仍然站立在椅子前，手腕上架着銀灰色的外套，好像期待着韓聰替它找掛架的地方，同時眼睛向房子的四周觀察，好

一會才柔軟地坐了。

她今天是穿着一件黑色的海綿織的綢裙，臉上塗了一層脂粉，在電燈明輝之下，好像比以前稍胖了一點，更白了一些。韓聰剛奉上茶又送了一支烟，一面又悄悄地收拾書架上的紙筆，樣子是大驚慌亂，慌亂到有點手足無措似的。這太突然了，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等到韓聰坐定在椅子上，回頭才瞧見房門剛才迎進媚媚的時候，也像模樣的把它掩回去了。他動了幾次念頭想走過去打開，但是，對於這種動作，恐怕會給媚媚發覺後暗笑。同時，他也正在求之不得，不過，第一次來訪便把門掩了，多少總使對方認為有點那個。

可是，媚媚對這點並不以為意，只是向有一部沒有綴紙的木板的繪畫，暗中認為太粗疏，應該都糊上紙這樣的微微地示意，在那個時候，房外有一二個拖木屐的來往，一命走過來，看一命走過去，韓聰默察他們都沒有什麼事，是希望能從隙隙中窺見裏面一點秘密似的。

「你為什麼會寫信給我呢？她以夜來香吐出幽香似的情意發問了。

「我們是已經結識的朋友，我呢，是灑落多情的浪子，對於友情是特別珍惜的。韓聰情詞忽然充沛起來。難道梁小姐討厭我們這份友情？

「不能這樣說的，我以為像我這樣情才短絶，吝嗇鄙俗的人，無論如何都不能使韓先生看入眼，尤其是不能得到你榮以友情相悅的。

「我只怕梁小姐珍惜這點，而我呢，是何等渴望友情的雨露來滋潤枯槁的生命？」

這是韓先生違心的話，我知道，我明白。

「你知道，她明白我為什麼會知道，又怎麼會睡着？」

「事實上就是這樣，難道事實擺在我的眼前，我都會不曉得？」媚媚發了一聲柔綿花般的太息後，繼續說：「我雖然很羞，但是又還不會達到一無所感。」

「你以為我當初會對你冷漠，還不得已的表情，會刺傷過你的心嗎？」

於是韓聰在一套坦白的剖白，彷彿又像是發誓，說起在新民酒店時的往事，用了十多個「因為」和「所以」來說明他的本意，這樣，媚媚心裏早已很明白了，韓聰還囁嚅叨叨的自白，她明白了他的真意，便多多少少有點竊喜的心情，一再以許多例證表明她不能置信，我們的韓聰先生，心裏也喚回媚媚是使用着「欲抑故揚法」，為了恐嚇故意說一個大謊，表面上她極端冷淡地拒絕人愛，這種矛盾的心情，你是不了解的，也不能滿足她的懲復的心，又以事實來證明，可是媚媚還是說是偽造的不相信。

「你有沒有來表明他的真意，以後近于有對質論的焦急起始了？」

「你有沒有來了解原諒，是無法可又無法所體諒，媚媚如不滿是作進一步的逼迫，其實，你為什麼要我了解原諒？」

「請你相信，我聽說你相信我寫的回憶，你韓聰忽然想起小佐讀來了，非常高興地打開了皮箱取出了三幅藍皮書來，你瞧不瞧？你瞧不瞧？」

媚媚依然不動歡容，臉上只浮泛着風平浪靜，微波瀾灘的秋季平湖似的靜穆。

「我瞧不瞧都是一樣的，我相信瞧了會使我更傷心，更抱歉，因為紅樓夢上的賈寶玉傻里傻氣的，他對於女人都能夠特別體貼，而你是一個文學家，你說家對女人的事意識一半，地圖的事情全懂的，居然會使我這樣失望，那麼冷落我！真是……」

「彷彿有三團燃燒彈的流液潑到他的心裏，愈想撲滅，愈燃燒得厲害，範圍也愈廣闊，韓聰與其說是明白，却不如說是無法辯解，給媚媚激得個性暴躁，冒火來了，沈重地坐在藤椅上，大喝天說：『你算了吧！我不是在媚媚小姐面前求饒恕，不過自白我的原意吧了，信不信由你，強人相信，就相信了，內心仍然是高豎着一個山那麼大的

「不」字的！」

她剛到那裏和韓聰的眼睛對方的視線接觸了一個，她以後放出徵詢的問號以後，還示意韓聰不會明白，却以為她已經了解了他了。那知媚媚在韓聰的心回憶裏的大道上打望，準備進發的時候，她却站立起來低垂着雙眸，一面走到掛衣板壁前說：

「我走了。」隨即有心無意的望了手錶，現在差不多九點鐘了。

韓聰立即也站起身來，步到媚媚的面前，意欲阻攔她，但是媚媚累為拐一個小彎已伸手向壁間去取外套，那時韓聰怯生生地捉着媚媚的手，一

句話也說不來，心裏當地焦急和難耐。

「你留我幹嗎呢？你不是向我求饒恕，我這樣的人有什麼值得你要她饒恕的地方！況且……」媚媚的話驟然停止了，雙眼旁畫上了一個紅暈。

「請坐一坐吧，她順撫着她的背，海狗絨的油滑使韓聰得到了貼心的快感。

「我坐久了。天天都坐，坐得生厭了。」

媚媚走到窗櫺的亭亭地立着，韓聰也陪立在旁，因為她行動時，他的手已脫離了媚媚的衣衫，現在再不敢繼續她的摸撫，只覺得媚媚身上發出來的暖氣溫馨馨的與她的體溫相接觸，交流着。她瞧到了壁上的天幕，星星和圓月，於是媚媚的話又來了。

「現在，你的精神生活很美滿了，美滿到使我非常羨慕啊。」

「是的，現在我的精神也很甜美，甜美還有一點缺憾。」

「你知道我明白，從你的房子裏的陳設及裝置我都可以看得出來，說時把眼睛飛快地向壁上的剪貼的星月一瞥，隨即又移開，再投射窗外的夜空。

「那些只是給我的感覺上一點子舒服和啓示，沒有溫暖，只是冷冰冰地。」

韓聰知道韓先生的心一隨即轉了身移開了他的貼近，微蹙的走到茶几前。

「你知道我的心。韓聰半喜半驚，喜的是以為他自認識以來都偷偷去愛她，現在她真的曉得了；驚的是以為她對他也發生了什麼誤會。如是他再強調着她對她的愛意。你現在知道我的心裏比韓健先，李國強更愛你了？」

「這話就來好聽。我知道你的心裏另愛一個境界裏的東西；像我這樣的人，那裏敢希望這個，那裏敢分割你的歸宿？」

「你真會說話。你是愛剪貼圖景的，它才是你理想的天地，——或許就還易有人。」

外面走近了脚步，房門隨即擦的一聲關了，韓聰和媚媚的眼睛都忙奔過去，彼此都離得更遠一點。在媚媚的眼睛看來，那進來的是一個才七八歲的少年眉眼清秀，文質彬彬，瞧見了房內有嬌美的女人在，態度馬上怯生生地轉過頭去，並隨即將韓聰託他領的稿費抓出來和私章放在桌上。

「等了差不多一個鐘頭，那出納才回來，一月共計二千四百元。」

「好啦！」韓聰聽到了這數目，不禁搖搖頭，想到每千字仍致五百元的薄酬。

那少年是韓聰的姪兒，小韓流，說完以後，退下來坐在門房的靠背椅上，他愛看又不敢看的對媚媚瞧了一眼。隨即低下頭來，當媚媚向他打量的時候。韓聰猜不出他鋪的關係，又不是朋友，又不像是工友，總之，關係的密切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她向韓聰望了一望，祈望他能告訴她而韓聰似乎了解她的意思。便說：「——你猜我的姪兒的年紀多大？」

「——這是你的姪兒？媚媚驚奇的問，隨即想到在新民酒店住的時候，韓健先曾對她說他已結了婚生了孩子的一段話。他叫甚麼名字？」

「——我請你猜他的年紀，她却問他的名字，這是什麼意思？」

「——你猜我猜他的年紀，和要我猜他的名字一樣難的，因為我是一個愚笨的人，眼光很難從第二個人的臉孔上計算出年齡來的。」

他和媚媚以韓流為談話的資料，說得韓聰的姪兒更加難過，羞怯得坐不好，走不好，臉上紅熱慚愧。稍等他們把話題轉了方向時，就起身說要

回去，韓聰聽到要走，把稿費抽出兩張，塞到外面買香蕉和橘子。

聽到了買食物，媚媚也起身告辭，韓聰苦著地挽留，結果像這樣件樣的：要是不買什麼，她便可以多坐片刻，韓聰雖然說是買食物尋常事，不是爲應酬她而買，而媚媚始終不依，結果還是他向她的固執低頭，收回了剛才的吩咐和鈔票。

韓流走後，韓聰便詢問媚媚的家世及最近的地址，可是媚媚說：這是說了一百多塊以上的了。問得多了，又以饒健先，學極強兩人都會到她以前的住處那兒去查詢的事說出來，證明她已經搬了家，她斥責了他們並輕拂了他們以後，便提議要她先提出的問題他答覆後，她方肯明白告訴他。

他爲了他要明白媚媚的身世很切，這雖是不怎樣近於情理，結果也無異議的答應了下來，等到韓聰一答應了下來，媚媚反而失却了要求辯爭執的抵抗與掩飾的機會，沒有什麼話說不了，在韓聰看來，以爲她是措詞推諉，一再催促她快說，快問。

「問？我相信問了，你也不會爲自己辯解我的。我知道男人的嘴對於新交的女子之前傾假情意是最慷慨，對吐實話是最吝嗇的。」

「我是最坦白的，在我許多朋友中，都說我近於魯莽的坦白，這是我承認，因爲有時我說的話不够藝術，使對方聽了又痛快又有點難堪。」

「這是你對其他男友是如此，對我你會把我割出在你許多朋友的圈子以外去的。」韓聰把椅子移近了些去，等候她冷然地說：「你會把我當朋友？」

一個焦急地催促着快問，一個不信任地會說着話的不想問，韓聰急躁，媚媚急快意，急快意急不願問，急不願問，韓聰急迫緊她探問，直到她非問不可，並表示無論問的不論什麼，他都願意答她，而且所答是千真萬確的。

媚媚啞了幾次紅脣，像含羞草像含歡花，然後才半吞半吐地說是饒先生說的，韓聰挺着心的聽，媚媚說出「饒先生」三個字是微弱得像蚊飛振翅

，但在他聽來却比一串鞭炮還要強烈，纏才滿腔期待的熱情，彷彿掉到冰窖裏，然而態度故持鎮定，從容不逼，仍請她要問的就問出來。

「這還沒有關係的，我們是朋友，就明白王林家中有太太孩子，我們仍然還是朋友。就進一步來說，韓聰前些時極爲他太愛一個大學女生，以致欺瞞了她，結果演成一幕悲劇，到現在想起來，鼻頭還一陣酸一陣辣的。因此，他毫不躊躇地笑吟吟地說：

「是的，你要知道的，聽女生如果沒有報酬，我都可以據實補充。」

韓聰凡問必答，而且確是毫無報價，不過在答詢時，便挾進了許多無可奈何的陳述的申訴，他說命運已經放逐他到不幸的荒島，他唯有在那兒創造開闢他理想的天地，不需要人同情，不需要美譽爲他獎勵。這樣心靈創傷的呼號，韓聰把媚媚原來打算探知了以後決定不再前來的決策，又悄悄地刪改了。

我今天中午先來過，不過你還沒有回來。現在我告訴你我在一個月前已搬了家。說着從筆筒抽出一枝鉛筆寫着：

本市西關××路××新街三號之二樓

媚媚遲緩地寫着這個地址，那字跡並不純熟，但是寫得較端正，然而韓聰已是失了信心的珍寶，心灰意懶地只這樣問：「這個地址你能够收到我的信嗎？」

「是的，我會留給你一個地址，就是這個意思，不過你得聽我的話，你千萬不要到我鄰兒來找我！周鉛筆尖指着那字跡。我的家庭是狠封建的，記住！我相信你不會像饒李兩位那麼不尊重我的意見的。說完，再瞧手表，說再不能逗留了，因爲西關不比這兒，入夜不久便很冷靜。

韓聰只以眸子對她談吐了一些心語的祈求，呆呆地立在桌前，心是鼓舞着他，但是却不敢有甚麼動作。

「你等一下再來，叮嚀星她明天中午再來。她不願拒絕，順人意地答應了。」

(第兩章完全文待續)

# 公惠新陶芳大酒店

園·愛

新型佈置  
現代設備  
華麗廳堂  
名貴用具

著名廚師  
精美食品  
大小筵席  
豐儉咸宜

有：可容千百人的大禮堂  
是：謙飲華筵的好地方

名著  
芳鹽電話六一  
鷄五

## 開羅

百貨行  
線衫廠  
線襪  
平過減價  
名廠香品  
線襪

長堤大馬路

## 利民大藥房

醫療器械  
藥櫃路一百四十二號  
牙科材料  
電話一七七九二號

扶危瀉痢  
時行痧症  
一服即應

黃體超丹

童謝石為本廠常年  
歐楊梅為本廠常年

老牌

## 十靈丹

止痛退熱  
安全快捷

芝靈

## 濟眾水

治霍亂  
治嘔疴

券禮名貴

用品用粧化球環  
襪衫貨百廠名

號五二六一一電話九路下

美電機國製新式

王雪朱古力  
糕雲釐拿  
鮮椰子

詩輕妙意的音樂環境

桌球室  
西百貨

公司濟經

號八路睦敦面沙  
三六七〇一電話

載百八視

太上皇  
香視天  
太上天  
珠海南廣州電話  
七一三六一

號

均有代售  
各埠藥房

法律顧問

# 廣東省銀行

本行辦理一切銀行業務

信用素孚

匯款最快

手續簡便

提存快捷

利息優厚

辦事處

河南洪德路

電話：5003

長堤辦事處

河南長堤

電話：

東山辦事處

東山前街

電話：

南關辦事處

河南南關

電話：

西關辦事處

河南西關

電話：

西華收支處

河南西華

電話：